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書畫跋跋卷二上

明 孫鑛 撰

碑刻

淳化閣帖十跋

第一卷

王氏跋一○吾意唐諸帝若高若中不當辨
菽麥高既工八法中復能五言豈混沌

一竅耶叔懷弟
也不當先伯智

漢章帝殘闕千文謂是集古章草如聖教序類良是字

稍存體式殊乏古趣大約唐人所為字形大小正與石
刻急就章相似疑即是集急就為之第未及字字細證
對耳卷首想標曰漢章草因訛傳為章帝書亦不知誤
自何人未必係王著妄署章草名當即由托始急就章
耳張懷瓘謂章奏中用之亦一說其云呼史游草為章
因伯英草而謂則是也長睿謂杜伯度善此書章帝稱
之故後世目焉或未確東書堂遂改為杜操書尤無據
晉武書元章定為孝武長睿據續帖中炎報帖筆法與

同駁其誤余未見續帖不能懸斷然元章於李瑋家見武帝帖云字有篆籀氣象豈與此筆法異耶西晉無他宣帝即係仲達此則漢魏間書矣起稱之曰非宣帝名何緣傳為宣帝書宜在闕疑晉元後一帖及孝武札俱佳明拙康稚俱不佳安軍破堽數朝三書筆勢若一長睿指為偽作緣渠曾於秘館見有倣書一函蓄此疑在於胸中故動作無非竊鉄耳六朝革命雖多而時不甚相遠一時氣習亦多同無但帝王摹前軌即諸名士皆

然即如詩歌使錯置之雖精鑒者恐未必能別鄭修容帖與破塢筆勢亦相似也唐文皇心手右軍其書允為帝中第一弔江叔叔藝韞二帖長睿辨為高宗書於事既覈其筆法亦微不同如得大內書懷讓兩帖筆意清勁得右軍法的是文皇書使至一帖未署名是少年書微有未蒼勁處若比者昨日數帖字稍大者乃絕類虞永興米顛所謂學虞行書是也枇杷移營二帖長睿疑為高宗想以筆弱故此則係揣摩似猶未確司寇公謂

高及中不當辨菽麥中宗誠然若高宗則非特八法紹
箕裘其政事亦有昭考遺風惟後為椒宮所制遂為人
嗤笑耳中五言皆出婉兒手何嘗有一竅長睿謂宣帝
子有叔慎無叔懷懷慎二字疑似應係摹誤謂宋明帖
報休祐宋火休祐訛今帖中祐字甚明則當是餘論板
刻誤耳

第二卷

王氏跋一

此卷書多佳伯英知汝殊愁下三帖并第十卷大令桓

江州下八帖米謂俱係伯高黃則謂此係伯高大令帖
乃伯高藏真等偽作然知汝及大令諸帖雖過縱肆却
俱是晉人筆法秀媚有姿若長史則惟是蒼勁或兼有
紆繞如今欲歸二月八日兩帖乃是伯高筆內憂
字作長勢尤是髮濡真態伯英妙迹既絕此帖有祖希
等語當併十卷八帖俱子敬書耳子敬幼學於父次習
於張芝其逸氣超邁應得於伯英者多故書斷論伯英
書謂惟子敬明其深指梁武及袁昂評伯英書云憑虛

欲仙云驚奇今司寇公舉清澗紫洄龍獸騰攫等評謂
此帖法具有之然此乃張懷瓘語懷瓘開元間人伯英
書貞觀時已絕蹤懷何由見之亦是以夢證夢耳八月
九日章草古勁中含逸趣或是晉人臨筆右軍臨宣示
大令臨白騎皆有的據無容贅談長風帖為逸少書以
札語得之亦是總之鍾六帖俱佳子玉賢女世將廿四
日軟而近俗果偽筆皇象幽州箴古勁而虛和所謂恭
而安真是神品後一表稍弱或臨或摹不可知然亦佳

張王兩鉅公雖風稜高利然構法稍疎以係晉人故落
筆不塵耳元子亦然獨處仲素以豪上聞而結字乃沉
著有法豈千人皆廢者類工嘔嘔耶世將二表精絕之
至古而媚字字飛動是小變鍾法右軍所自出也敬和
季琰安石俱行書妙品珣方回草書妙品書一涉魏晉
詩一涉建安文一涉西京便是無塵世風此是藝文三
昧評正可與蘇長公能事畢語作對

第三卷

王氏跋一

此卷元章謂其多偽長睿亦然東觀餘論別有跋閣帖
第三卷一條內稱備員秘館因景次御府圖籍見一書
函中盡此一手帖每卷題云倣書第若干此卷偽帖及
他卷所有皆在焉其餘法帖中不載者甚多並以澄心
堂紙寫蓋南唐人取古人語自書之文真而字非故斯
人自目為倣書非臨摹也此則已搜得真贋夫復何說
然就中亦自有佳者如劉穆之羊欣兩帖風度固秀發
山巨源啓事亦清古要之此諸偽帖俱猶有晉人遺意

或即是李後主臨古帖亦未可知又王劭一帖多摹取二卷中王敬和洽頓首兩條內字叅錯成文然則文何嘗真而字何嘗非又安得為一手書耶總是摹手未甚工耳庾氏在晉世濟忠義但才或未副司寇徒緣興始興相左故遂以亂天下大舅目之亦輕於持論矣二庾以古勝凝之兄弟俱有右軍遺範謂凝得其韻操得其體徽得其勢渙得其貌或未盡然索征西銀鉤超妙入神前一帖古勁謹密痕蹟莫窺後一帖稍縱然古意不

失神采熒熒照人徐文長曰吾學索靖書久雖梗槩亦
不得人並以章草視之不知章稍逸而近分索則精而
做篆非深於書學者無此解也簡穆兩啓匾古中含逸
趣小楷之妙品比江郢帖更較饒醞籍璠伯莊兩謝坦
之遂恬曇首四王及孔琳之黃米皆謂真果佳杜征南
前一帖黃後跋及米俱謂是真刊誤徒以當時尺牘體
疑之或未然

第四卷

王氏跋一

元禮書有大令簡穆遺範休文不甚合繩墨而險勁自肆二公不著書名猶如此要之六代間人無一不能書也阮交州蕭征南兩條果即前卷偽蹟一手書司寇謂阮帖有激溜垂條飛泉奔流等勢造次未能解思話稍有入令法然不見所謂仙人嘯樹意子雲書有鍾法武帝最服膺元帝故亦重子雲此列子三章細玩亦儘有古媚趣其尾錐無力則是摹搨失真耳大凡摹搨真難於草小難於大此是小楷搨手大難著力其乏精采固

宜陳達前一帖佳薛八侍中當即是薛稷稷乃褚甥唐
人稱謂多加尊一等故縣令稱明府縣尉稱少府薛想
係門下省何官故以侍中呼之札中遷居要職擢任雄
臺自是賀庶職語贊宰相不當如爾已也與家姪帖正
一法何得妄分葭玉虞臨樂毅帖近俗想係偽山河帖
集枯樹賦大運比年帖集碑刻前卷王劭一條正此類
率更行草不佳當即只真書勝耳誠懸以真法為行亦
有氣岸右軍帖有逸少白此以與弟稱字正得體前陳

達後一帖伯禮啓豈亦字耶李北海帖果與雲麾筆法
同陸長史帖大有晉法長睿又謂其語不類唐陸既工
於倣效多是臨晉帖耳

第五卷

王氏跋一

倉頡書豈有傳至宋初者但觀此二十八字形勢似是
所謂古文者唐元和中昌黎公曾得科斗孝經於李監
家令賀跋恕寫此書或是傳寫古文好作贗古者因駕
其名於蒼頡耳夏禹并吾夫子書亦俱有一二古文夫

子書人傳是季札墓銘今惟有吳子之四字可識君字尚在疑似并餘七字俱須俟通篆者辨之大抵此等書俱出傳寫好事者以備古字形體非便謂真王著不以入第一二卷亦是傳疑意史籀書多係漢碑李丞相一章有斐君碑在無容復置辭矣程邈衛夫人的是偽宋僞書猶有齊梁間法古法帖似是臨二王書隋詔書已北歐虞狹長妍媚意豈時代然耶抑二公在隋時書耶智果書亦祖鍾太傅但字小大真草間出不倫此何體

耶豈即果創為之乎此梁武帝評已有薄紹之書王侍
書不見耶何前卷標作唐臣也何氏二帖果近歐然間
有褚法是唐人學歐者耳未必歐筆也文姬書亦是唐
人書胡笳曲語敬祖鄱陽重十卷大令帖而字微小是
臨書耳孤不度兩段章草甚佳與十卷大令一章法同
未定是何人書然非武侯筆長史謂史家潤色語良是
素師書不類他帖或少年筆未可知真偽難辨移屋二
章內有欣白字筆亦近大令米黃定為羊中散蹟當不

謬然此筆勢甚勁快何嘗羞澁武帝評亦過抑矣

第六卷

王氏跋一

自適得書至慰馳竦耳長審謂除穆松秋中二帖餘皆
偽作足稱具眼然內奄至此諸賢兩帖亦佳又省別具
旦夕諸從得足下四帖同十七帖筆法皆勁密豈可謂
偽作耶惟視十七帖風采稍遜後省足下云譙周兩帖
亦然當是摹手不如唐耳米所駁偽帖大畧同而無此
奄至等六帖較更入細獨疾不退一條重出十卷大令

帖字形全同此豈嘗三字每字下各有一點亦皆同第
字差小筆法畧異又潛損作潛處下無亦字何如下無
云字然神氣覺彼勝此當是臨大令帖無疑乃米黃王
三董狐皆不能辨出豈一時偶忽畧耶夫人蔡家二帖
似亦佳不知米黃何為皆置馭賈魯送張說序集右軍
書甚有態大抵摹搨出唐人自工濶別帖局促近俗米
不馭而黃馭較黃為得連不快為永師一日一起為顛
史追尋為大令元章何據長睿以吾老數語馭之良是

廿日下三帖筆勢果可疑余謂卿與虞休條亦稍縱此
皆微涉唐氣劉釋僕可耳定聽他母子是米作餘可定
登非太常司州近因三帖俱佳袁生帖不如真賞齋佳

第七卷

王氏跋一。皇象帖楊用修謂勿二非勿
三也係石筆誤然此三字甚明恐是三思
之三因促還皇象
草故止之勿三耳

此卷右軍蹟佳者多首兩帖甚淳古有韻得都下乃最
有名札所謂右軍才畧以書掩者此類是也謝光祿下
七帖俱淡古出塵初月下四帖畧涉俗無但語可疑劉

釋作義之皇恐皇字下乃是耳字難強作恐長睿作是耳釋亦未是十月七日昨見君係集成果然皇象一條字甚古勁勿三終是難通長睿謂不易可得過夏非當時語細味似是不易可得句過夏不甚憂又一句也若此七帖謂俱出依倣不無搜求太過太常帖肆筆中古色可挹承足下帖末有釋智永字米何乃注為子敬然仍非智永筆是唐人之下等者荀侯帖米可疑文皇臨二帖未有據小園子自動靜下真似子敬書龍保下

諸帖皆與十七帖同

第八卷

王氏跋一

此卷帖多不甚著名而皆饒古色不甚悅俗眼當多是
真帖似是藏民間後出者耳首章末罪字不分明或係
摹搨誤運民帖內當慮叛三字俱有誤筆足下各如常
特有奇態長睿謂唐人作殆不可曉一昨得安西與後
一帖同而少九字訛一字此當是臨書也此蒸濕月半
於大令果近阮公故爾帖太縱尊夫人帖力弱二公駁

之甚。是若濶轉適。欲遣書二帖。何緣亦有雌黃語。元章定適。欲遣為智永。尤無據。謝生帖已見前卷。但少一字。不得執手。手字中兩畫作波勢。甚奇。此郡帖內託字外臂。是折釵股之法。亦所未免。免字今釋作忽。亦恐是訛。

第九卷 王氏跋一

元章謂相過元度慕容前告。並無名人偽帖。薄冷益部。並歐書。然相過帖固佳。長睿謂借匪獻之韻。自可賞此。

評是慕容前告帖果俗元度帖似猶有姿態其稍覺沓
拖或摹搨失真耳薄冷寒儉近歐筆然陶隱居筆法亦
類此益部復更疎逸二帖的非子敬或亦難定為歐也
雖奉對帖雖真不佳廿九日帖長睿以昨遂不奉恨深
為近世人語疑其偽然此帖見寶章集乃王方慶所藏
豈偽耶以此知欲以札語斷真贋尤難也靜息帖內外
二字係旁註不宜填著行中甚是思戀轉不可言帖此
卷兩見後條末闕二字不知二公何為不指出司寇謂

黃持論勝米米以法黃以事差覈果然然米實在黃前
黃所駁從米者多又更加證據何為不覈大都考據一
種學問後出者多得以前人為之先驅耳此卷大令多
行書風采煥發書斷云行草之間逸氣過父元章書史
云天真超逸豈父可比書家尚姿態者多為左袒然其
不及父處正在此所謂子貢賢於仲尼也

第十卷

王氏跋一

桓江州下八帖司寇謂恐是大令創草良是第二卷已

備論且此諸帖中凡少帶行法如胛痛官前甚急體怒等字全是大令風度顏史狂僧何嘗有此等筆也地黃湯帖唐摹本李伯玉曾于文壽承家見之云筆法真入神此刻帖亦得意筆并鴨頭丸不審阿姨兩帖俱佳承冠軍服油復面悲積還此得西問五帖不知米黃何據定為非真刻帖與真蹟不同摹手有工拙於此欲具湍澠舌恐難東家帖筆態宛然二公無異說然極不妙之事一語甚俗恐晉人無此作何甄別鵞羣帖筆勢最蒼

老然却是卧筆又險勁乏醞籍幾落顏魯公蘇長公窠
臼余亦疑之第前地黄湯下三帖亦俱微帶此法沈瑞
伯嘗謂余曰肥樞卧取勢此蘇體然寶章集內王僧虔
太子舍人四行形態絕相似可見古人體無所不有然
則此怒狂勢又安知非子敬之龍爪書耶寺觀名前後
重者多不必以宋明建崇虛館為證米謂鄱陽歸為羊
欣無據五卷內重此帖乃又註云子敬可見亦祇是鑿
空臆度耳

淳化閣帖後

王氏跋一。今人類多稱淳化閣帖不知往時惟兩府拜日方被此賜元

祐中親賢宅諸王僅搨百本遺人然雅已不逮至靖康朝即無論潭絳泉汝大觀戲魚舊蹟亦自不知矣包叅軍此帖雖木本然紙墨古色隱隱指睫間而波磔督策之際無毫髮遺憾惟第五卷闕智果何氏等十一帖今泉石亦少此而宋刻烏鎮福清三山殿司皆棗木又云有脫落是未可知也

跋稱舊蹟難得且引泉石殘闕及宋刻四木本脫落為說則包叅軍此帖非閣本明甚所云古色隱隱指睫間固是權辭第不宜輕下毫髮無遺憾一語耳

李鴻臚淳化殘帖

王氏跋一

余嘗謂閣帖雖係帖祖然本不佳何者凡摹搨自有別傳非能書者即能蕪之王侍書祇畧知書其於鉤法尤草草但前此未有法帖陡爾摹出凡人所企慕名蹟俱在內其形體亦畧具又中草字稍大者或微得筆意安得不使人艷慕然魏晉來筆法決不止此今此卷帖賞鑒家皆謂是澄心紙廷珪墨無銀錠紋真初搨賜兩府本鴻臚兄伯玉銀臺云文壽承每過必索出摩挲移時

其愛慕如此余過伯玉亦時時展之然細玩殊無運筆
勢無但達讓唐碑視邇來真賞齋帖猶似不及假使真
蹟尚在使文氏父子及章簡甫輩為之決當勝也然則
購閣帖者但取其是宋初物又魏晉構法彷彿猶存備
一種古玩良足自快必欲由此究古人筆法未矣果美
牆右軍尚當於宋搨聖教序求之

大觀太清樓帖

王氏跋一。大觀太清樓帖徽宗時以閣帖燬於火復取真蹟摹勒

上石而益以秘閣續刻及貞觀十七帖孫過庭書譜總二十二卷。甲戌秋八月余以俸緡四

十五千得之長安市乃故太傅朱忠僖家藏物
然僅卷之二四五八十耳明年復以十六千得
第七卷為右軍書於吳中而缺首數行其他卷
及續刻尚杳然也撮法精甚字畫稍肥而鋒勢
飛動神采射人若淳化之親賢二王府
帖紹興太學淳熙修內皆出其下云

此帖不知何人所摹或蔡京或劉燾難以臆斷然却有
筆意絕勝閣帖大抵徽宗於書學深其句當諸人皆過
王著也余曾在李伯玉家見第二卷神采動人無一帖
不佳近在楊太素給諫家又見數卷亦皆妙得筆勢良
由摹手高故以李鴻臚殘閣帖方之蔑矣獨唐元卿家

有數卷是蟬翼搨却肥而少神氣豈搨手未工耶抑係重摹本乎丹陽孫志新曾託文休承章簡甫輩摹刻第二卷今石在崑山張銀臺家雖不及伯玉原本然比顧氏所摹閣帖固遠勝也司寇與豫章王孫貞吉書中所云弘治間丹陽孫氏刻太清樓蹟一帖即此

絳帖

王氏跋一。此帖吳中黃勉之以十二千得之於市人割去卷尾却以泉帖淳化裝後勉

之子淳父始辨其為絳帖仍割去尾裝而屬文壽承籤題其首後得五十千質之華禮部叔陽踰三歲復得三十千始真為華氏物而叔陽病甚寄余鄒中為別按絳帖凡十二卷其首卷倉

頡頏夏禹至秦漢人而止今頡頏與之合而二卷帝
王自章帝以至於唐高宗五卷自梁王筠以至
薄紹之皆缺右軍蹟亦失三之一其治
頭眩方據東觀餘論知其為絳帖也

昔人謂絳帖係潘師旦手自摹刻骨法清勁足正王著
肉勝之失然潘未見真蹟祇從閣帖上摹出安得反勝
原帖正如寫像者不見本人但從遺像中體出即使神
采果勝乃去真愈遠耳凡字加瘦則多韻加肥則饒姿
俱非本色要使并醜拙意鉤出斯得其神者也此帖為
真絳與否不可知然真絳帖余曾見之固不甚佳

汝帖

王氏跋一。王宋輔道守汝州因徧搜諸碑帖篆分隸草而節取之自皇頡夏禹以至錢

忠懿郭忠恕得十二卷其所留淳化亦不過十之一二。○昔人謂為黃長睿所拈擊不直一錢

噫令無長睿亦能

與潭絳爭價耶

此石今尚在亦間有一二可觀者但其意以搜僻見奇

割裂逞博或不無作偽意長睿所駁皆覈彼地搨手甚

拙尤損神采若使吳中人用竹聯紙搨之或亦可備一

種

東書堂帖

王氏跋一

憲王不喜宋人書亦是偏處此帖無蘇黃米蔡蹟但有元人鮮于趙諸帖耳細玩亦未是摹筆祇緣鈎法未工故骨不勝肉石理亦似粗

寶賢堂帖

王氏跋一口寶賢堂自晉靖王為世子時刻石於行款次第頗不俗第石理既

粗而摹刻搨三手俱不稱孝廟時嘗進御親為手書褒美之

余舊曾購一本問楚中友人云是重摹絳帖及後獲見真絳帖殊不同此帖行款高正與太清樓帖相似疑即是摹太清樓然不及遠甚惟蘇黃米諸帖稍可觀想係

真蹟上摹出耳

真賞齋帖

王氏跋一

章簡甫乃邇來刻石第一手尤精於摹搨聞為華東沙
刻此帖時既填朱登石乃更取原帖置面前玩取形勢
刻成後再較對有毫髮不似必為正之蓋刻石而又兼
手臨者以故備得筆意內惟季直表係小楷亦尚未得
逼真若袁生及唐摹王相家帖筆勢飛動真所謂周昉
貌趙郎并得其情性者止下唐時書丹刻一等淳化太

清俱不及也右軍袁生大令廿九日閣帖固俱有何能
及此華亭顧氏摹閣帖其袁生一札就此體出便覺神
采增數倍今人欲研精晉法此帖須日置案上第聞此
石倭亂時燬於火然其初本不甚難購其華氏有搨佳
本更有朱色華夏私印在首幅吳中好事家多有之
岳倦翁跋最核然內寶泉作寶泉燕涎作燕涎不知原
誤書或摹搨時意改季直表後司寇公購得寶章帖項
子長少叅購得獨袁生帖未聞所歸

廬山陳氏甲秀堂帖

王氏跋一

此帖規模大約與汝帖相近總是有意搜奇僻非真為字也跋謂惟蘇黃米諸尺牘可觀良然

文氏停雲館帖十卷

第一卷

王氏跋一

跋謂所摹二王小楷俱不離文氏故步良是蓋字真而小摹手無所著力即游絲筆亦猶粗若純付之鉤填恐失真處或不美觀不得不稍以己意潤之耳唐諸小楷

亦俱不及原碑以原刻係書石故猶不甚失真余家有
麻姑碑係正德間搨者猶勝此內陰符真書最為小然
却猶存拙意細玩頗有古趣豈搨手一時合作耶此原
刻今不知在何處司寇公奈何亦未購得想其妙決不
在郎官壁記下

第二卷

王氏跋一。唐人雙鉤王方慶所進真蹟後有岳珂張雨沈周王鏊文徵明跋

寶章集諸帖俱不及真賞齋李懷琳絕交書墨本在安
福張氏余與張尚寶程同官禮部曾索觀張已許竟因

循未果至今恨之後湘東兩行末右軍字乃是殘闕不
了之語或是右軍嘗稱之或舉右軍別帖皆不可知徵
仲據此疑為摹右軍書恐未然右軍書八面具法所以
神此乃一筆書何得謂類右軍看其率意肆書正是潦
倒粗疎態耳天監行下雲字當是蕭子雲可見古人押
法

第三卷

王氏跋一

顏魯公祭姪季明文稿昔人謂與坐位帖同法信然然

此幅更覺饒態王家馭稱為妙極據徵仲跋聶文蔚出示則是江右聶貞襄司馬乃都元敬寓意編又稱海鹽張黃門靜之藏此帖豈由張轉入聶耶抑別有摹本耶余壬午冬在考功有賈人持墨本來索二十千細玩亦是臨本而筆意飛動宛然壁折屋漏蹟內塗抹處一如草稿樣畧無強作痕石本末尾饗字筆稍縱幾不似本字而渠本居然是饗字形及與石本對又畧無少異可見草書使轉之妙中間率意處神采奕奕難以盡述猶

記穀字城字邁殘震悼等字俱是一筆揮成而畫畫安置得所蒼勁中含媚絕有勢末兩行亦無此苟簡意余絕愛之疑即是徵仲所臨其裝潢甚草草但一幅紙耳無二陳跋有三元人跋俱不佳詰之云陳跋割入他卷余許之十千尚欲增未定因留之案上數日時大計事冗渠來索金適倉卒無以應之姑還之及大計畢問之則已屬殷金吾矣金吾司徒公長嗣也即與二十千余深悔不早與價至今切切朱巨川告身喬跋謂見唐代

典故之式良是第不落魯公姓字筆法又不甚似不知何緣傳為魯公終屬可疑林緯乾以紛披見態然尚恨無古法又筆勢亦不甚蒼古人書如此者恐尚多未為佳帖也右軍平安帖余在京時嘗過王敬美適飛鳧人以此帖來售尚未成因出示余云是朱忠僖家物索六十千前細書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平安帖十四字小幅紙原係卷頭簽識今亦背在帖旁敬美指示余云此宋思陵親筆王帖係縑素背處亦微浮起墨甚濃

乍看若趙吳興豐人翁謂趙筆法入右軍室良然不誣
字形與此刻相似而筆圓墨淨其使轉之妙亦非石所
能傳然却有不到處率意處不若石之完善未一定字
絕有勢此刻原不及也情字下闕一點絹復完好敬美
與余相持莫能定敬美疑米臨余時未能斷既而思之
此或唐人臨古人不欺人原帖想紙損因缺點臨者不
敢益故缺若米臨決當補一點矣未知是否今司寇集
中無此帖跋奉常集中亦無之應是疑其臨本還之耳

然則帖固佳不當惜價不買也素師小草千文果平淡古雅然似不若陝刻之奇逸超絕今休承贊歎如此且云姚公闕後經數家無人賞識則想是骨勝饒醞籍此刻石祇傳其形質耳楊少師起居法無但紛披老筆亦儘有天趣第效之者須師其意若形體恐難步趨荆公書祇紛披近似耳殊無此道逸態也徵仲評商留諸人跋詳覈如此謂之熟元人履歷果然哉

第四卷

王氏跋一

李西臺建中是規矩中字然無一種出塵意山谷評謂
如講僧叅禪最當正獻文忠皆鉅公中稍知書者原非
當行無容深求杜草似勝歐真然歐公登二府後始學
書晚尤篤此札云忽有伊命則是方權開封尹時尚未
留意此道也潞公有姿態荆公書未工然亦非不能書
者忠惠二紙未盡所長後一帖殊不圍圉媚姿秀骨宋
人無兩末三行已是縱筆第公書却是有意勝無意蘇
黃亦皆非得意筆蘇前一帖豪蕩自肆精采射人然似

為雞毛筆所掣不甚圓淨後一帖力稍弱云江淮不熟
當是守徐日書耳黃行書具四面法轉筆甚有態有顏
魯公坐位帖意真書亦以態勝然稍覺未整密文定亦
得乃兄法何得云但存故事米南宮書據虎兒跋云九
帖然實止七帖想為人割去二帖也運筆以輕速取態
然未嘗無骨風韻畧似孫過庭第是行家非利家使付
之不知書人恐未有贊其佳者梅惇一札稍大覺更暢
此真蹟徵仲既臨得之應在吳司寇何為未購得

第五卷

王氏跋一

蘇才翁草法大有筆宜其名噪一時第尚不及君謨之秀而勻耳內稱李西臺不受三司判官即日拂衣復展前一札頗覺清風襲人又稱李中丞治杭市白集一部嘗以為恨佳事佳話堪置座右滄浪不失箕裘第筆力較軟覺不稱名豈此札偶出匆匆或摹手少劣耶舜欽二字大難識因此見古人署名大約類押字別作構法也邇來俞允文莫是龍亦類此溫公馮相文正父子遺

蹟如甘棠良是然范二公較優文正尤秀發忠宣全步
趨乃翁微未密耳穆父方回少游參寥澤民端叔皆蘇
黃同時從事翰墨間者書雖未盡工皆有可觀前與可
一跋亦然覺少游獨勝少游未識東坡時嘗效坡書題
壁間此帖却又微帶米法洞天清錄稱其小楷逼鍾王
今不知尚有存者否惜未得觀之林君復瘦金行草甚
勁媚有態絕耐細玩凡書瘦最難非筆法精熟不能跋
乃訝其不稱名何也陳簡齋詩勝於書蘭亭石刻甚多

不得薛臨真本無由見工拙據此刻頗覺力弱李元中
圓熟有餘小楷勾填上石去真遠矣

第六卷

王氏跋一

跋謂范文穆南宋人誤置前卷王定國錢穆父賀方回
陳簡齋元祐政和間人誤置此卷今已經改正惟定國
尚在此卷豈與少蘊同一石不可拆耶米敦文雖乏扛
鼎力自是書家定國務觀少蘊致能子蒼俱有筆意其
書亦俱有來歷少蘊頗豪縱其草偃勢畧似絕交書乃

司寇公獨以不佳評之恐未輸服定國近蘇致能近米
子蒼有坐位帖遺意二張俱負書名于湖稍古雅樗寮
果是惡札派然亦有骨力晦翁素留意書學此帖亦淳
古微有坐位帖法但形不似耳姜白石書譜持論甚高
此書乃祇是書生面目不稱所論

第七卷

王氏跋一

鄧文肅結體乃有似徵仲處殆不可曉伯機良近米當
為壓卷必仁亦有態揭陳三小楷魯衛果也康里亦有

米法周景達即子昂蘭亭跋中濟州驛亭相遇者其人
想學趙但筆力稍弱耳王家馭雅工筆札余在禮曹時
嘗歎賞之沈瑞伯曰此乃全是停雲帖中得來者蓋停
雲帖多自真蹟上摹出其人雖未必是專門然筆意宛
然效之則筆不駸寫來自勁有勢今觀前卷及此卷諸
公書法雖未工然却俱有筆比之閣帖覺易得師二王
等固是千古準的但規格既峻又以板力代毫力妙處
既不能得復拘拘必以圓渾間求之愈不似矣瑞伯固

是解書語倪雲林清有餘第覺穉無力徐文長獨極稱之謂其從隸入軌在季直表中奪舍投胎古而媚密而散豈鑑以天機耶然第一卷中黃庭跋猶佳於文長所許猶近似

第八卷 王氏跋一

俱趙文敏書文敏素工尺牘此與中峯和尚諸札圓熟多媚姿然骨力恨少未為上乘小楷亦祇是文敏本色去黃庭洛神尚遠司寇遽引儀鳳祥雲五百年一萬里

語贊之似過

第九卷

王氏跋一

宋學士居卷首當即是壓卷舍人雖小縱然淳古不及
也詹孟舉南郡諸署書俱佳此小楷祇是穩熟是二沈
所自出溫頗雜有俗氣邪氣司寇何為亟許之解大紳
豪氣滿紙然未脫俗禎期勁肆嗣仲珩開南安二沈以
楷法貴顯然行書却勝武功法不勝意馬刑部何人豈
元敬寓意編中所云馬主事抑之藏顏坐位帖者耶書

不狂是力未至耳李太僕未能去邪去俗亦是詹宋二
沈派何緣高自許張南安徑四五寸草書有絕佳者去
其狂而可矣此小行未展厥技何反謂以小故佳末尾
章草三行似亦不讓仲溫

第十卷

王氏跋一。書述一篇京兆評國初至弘
正名筆差許仲溫民則而惡汝弼其所揚

托皆當味其微托固欲與吳興狎主齊
盟矣書法倣章草不能造幽亦自不俗

枝山十九首人多稱之余猶嫌其是一筆書且多匆促
率爾意未是此翁得意筆也敬美謂此詩草法從懷琳

絕交書中出看其風行草偃勢果類之書述章草非本色然却稍有姿其所評今人諸書未得盡見未敢隨聲附和停雲初本十卷止此今增入孫過庭書譜為第三卷又續以徵仲臨黃庭經及西苑十律為末卷共十二卷

衡山禹碑

王氏跋一

此碑余曾見兩本然皆非舊刻其銘辭及篆法俱大類石鼓文舜稱禹汝惟不矜必不樹石自頌或佐禹者伯

益之徒為之則未可知文詞難懸斷使有虞賡歌及五
子之歌不列於經人亦未必無疑南楚好辭倚相輩不
難作此但古人無此贗法水土平已久復爾頌禹亦似
無謂後跋謂不敢遽謂為秦以後最是傳疑定論第虞
夏書皆科斗古文即漢人得之亦多不能讀今此篆形
雖間有難識却去大小篆不遠恐非虞夏所遺豈文撰
自禹時舊碑已亡周末時復以籀篆重勒耶安得夢魚
首黃衣及長人挈古瓶者一詳叩之

岐陽石鼓文

王氏跋一

小雅辭史籀篆或成或宣不可知然斷為姬周遺蹟無疑也孔子刪詩乃據在樂官者此詩或未入樂官不必輕置喙刻文細而淺正是有意為巧欲得妙手精搨乃不失真耳漢印有刻甚淺者亦是此意此石今雖在太學然已磨滅不可識若得宋搨本存之允為至寶

嶧山碑

王氏跋一。昔賢評徐散騎有字學而書法不能工今所撫斯相嶧山碑僅得其狀

耳求所謂殘雪滴溜鴻鵠羣游之妙徒想像於荒烟榛草間

據鄭博士跋此碑乃取徐常侍模本勒石者篆書嚴整
無轉折痕於鉤填易為功更加以石力愈覺圓勁但李
丞相筆意無由得覩耳嶧山銘史記不載今獲傳於世
者賴博士此片石也泰山碑久已亡近忽搜有二十九
字余曾搨得乃二世元年續刻自臣斯起至昧死請三
十字中闕臣下一德字其字微泐間有修改痕却猶少
存運筆勢疑或是古刻再細玩傍乃有小楷字不知係
何語為篆畫穿破未有篆在先而細書加於粗畫上者

則亦似是唐宋人重勒者耳。歐陽公集古錄亦有嶧山刻然疑其偽云。其字體比泰山差大。自唐封演已言其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耳。皆不足貴。獨泰山頂上二世詔僅存數十字。是江鄰幾自至刻石處搨者。特為真。其文與今余所搨正同。特又今湮其半耳。

華山碑

王氏跋一。新豐郭香察書。凡漢碑例不存書者。名氏此小異耳。

泰山孔宙碑

王氏跋一。漢泰山都尉孔宙融父也。

張蕩陰碑

王氏跋一。後漢蕩陰令張君諱遷陳留己吾人。

景君碑

王氏跋一。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今在濟寧州學見永叔明誠集

漢司隸魯峻碑

王氏跋一。峻自司隸再遷以終今舉其雄者又為之私諡曰忠惠

父皆門生

故吏意也

漢園令趙君碑

王氏跋一

華山及景君碑余曾見隸法大約古勁餘四碑未見也
官名不書見銜立碑不以終官名以前官高者名今人
每如此余嘗疑之乃東都亦已然

蔡中郎書夏仲兗碑

王氏跋一

漢碑惟此最為完好其隸法多蠶頭燕尾筆與汝帖中
中郎書數行相似亦未知果是中郎手蹟否此石今在
永年余童時見一本後有嘉靖乙巳南昌唐某跋稱永
樂七年修歲久仆成化己亥前守秦公重建嘉靖癸卯
築城之後為工匠所毀求之不獲乃取模書勒石亭上
然則此碑蓋模本也近來搨者欲贗為古皆以重墨湮
此跋背後亦隱隱見之但模糊不能盡辨耳後行建寧
三年蔡邕伯喈書九字及銘下淳于長夏承碑六字皆

後人所益碑雖重勒然字形不失出篆入真與漢他隸
又稍別奇古適逸絕有勢漢隸妙蹟賴此猶存彷彿

桐栢廟碑

王氏跋一。集古錄謂磨滅雖不甚而文字斷續粗可考次其所載僅十之六

云七

集古錄祇云磨滅不甚而此本乃完善的為重刻無疑
碑辭頗工乃昌黎南海碑所自出

皇象天發碑

王氏跋一。嘗覽黃長睿東觀餘論稱休明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吳時

天發神識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後又閱趙明誠金石錄以為妖而不著其奇昨肖甫中丞榻

一紙

見寄

跋稱甫甫中丞搨一紙見寄則碑今見在建業奈何不
聞他人有搨者豈不合時好耶司寇後官留都曾摩挲
此石否

急就章

王氏跋一。此急就章稱皇象書無可據
惟米元章書史云象有急就章唐撫奇絕
在故相張齊賢孫山陽簿

直清處此豈即其物耶

此但存章草形體耳無論是皇象筆與否古意總已全
失

孔子廟碑

王氏跋一。碑字多漫漶其存者結體亦與受禪同差可寶也

孔子廟碑甚多此碑不知在何地余未見

受禪碑

王氏跋一。云是司徒王朗文梁鵠書太傅鍾繇刻謂之三絕碑一云即太傅書未

可辨也

勸進碑

王氏跋一。亦云鍾繇書與受禪畧同又二碑共一跋余始絕喜唐明皇泰山銘

見此而恍然自失

二碑余皆有之雖磨剝甚然字猶半可識真斬釘截鐵

手也余不解隸法至觀此碑則把玩不能釋手明皇泰

山銘何可倫惟夏承碑堪伯仲然此是舊石筆意猶大半存率更正書險折法多從此變出

鍾太傅賀捷表

王氏跋一。太傅賀捷表一名戎路表。○歐陽公以二十四年九月

內闕壯繆堯為疑黃長睿復以閏年駁之當無可措語矣第此亦非李懷琳輩所辦也

此表閏月無可駁黃長睿東觀餘記載兩跋辨之甚詳甚覈蓋闕壯繆於建安二十四年秋水淪七軍破曹仁至冬日中流矢解兵去此表蓋賀仁晃此捷非賀十二月吳之傳捷也與史正合表中矢刃作天刃是隸法初

變體永叔誤讀作手刀因此生疑耳第長睿謂征南將軍即大帝却非征南正是曹仁仁傳甚明故云運田單之奇與徐晃并力表中語亦自了然何云大帝也書法比元常他蹟微佻然古趣自存其姿態乃更從古拙中溢出真所謂意外巧妙絕倫多奇李嗣真云鍾書如郊廟既陳俎豆斯在尚書宣示帖當之又云比寒澗閣壑秋山嵯峨此表當之第爾時漢帝在也而列侯於丞相輒上表稱臣殊可駭愕豈元常為魏相國於國主儀當

爾耶余藏有一本後有楊娃皇妹圖書小印不知係印
在真蹟上者搨本上者集古錄謂有兩本字大小不同
小者差類繇書此豈即小字本耶司寇後跋有謂出思
陵手搨者未之見不知字形視此何若

宋榻蘭亭帖

王氏跋四〇此禊帖所謂蘭亭敘正本賜潘貴妃者趙吳興跋內稱吳

中北禪主僧東屏有定武蘭亭此豈真北禪物耶第細看似木本及姜堯章偏傍改證之仰字殊字列字云字頗可據他未必盡爾又中所注魯字乃作一鉤磔黃長睿謂押縫僧字之誤今亦不然也字形視他本差大而中多行筆〇後閱米海岳書史稱泗州杜氏收唐刻板蘭亭

與吾家所收俱有鋒勢筆活回視定本及世妄刻之本異矣。○理廟題作正本且有鋒勢筆活豈三米耶抑杜氏本耶。○次跋云莫雲卿甚愛吾此本以為在定武上而周公瑕不然之余謂昔裴逸民性弘方愛楊喬之有高韻樂彥輔愛楊髦之有神檢此本之視定武猶楊喬之有高韻而微傷檢者乎。○三跋云相傳定武為歐陽率更臨故指法多勝褚河南臨則行法勝蓋皆以其質之近為之耳。○四跋云此本初為周氏六觀堂物其家失之落拾遺人黃熊手熊嘗借張氏摹石搨得一紙作古色却割去真帖入舊裝又攜示今沈尚寶申學士乞題尾質之吾州曹氏以真蹟一幅質周金華處最後事露曹氏却責令原卷而會金華歿復從其家購之始復合而售余久之而吳中有刻蘭亭序者文休承為題尾加獎飾以為不下定武細閱之即張氏

石本耳以此知余所得之妙信非凡品也

蘭亭刻雖多大畧不甚相遠似皆祖定武出惟褚臨本字稍大稍縱然欸段猶同惟此賜潘貴妃本則別是一規格若出己意臨寫不求甚似者余曾見重摹本甚飛動有勢此跋謂雄逸圓秀天真爛然良是第既云字差大多行筆又魯字作一鉤磔則與定武已全異又何誤認為北禪真物及取姜堯章偏傍拘拘考證耶杜氏收唐刻板本米海岳板本俱未及見難以懸斷理廟題作

正本想亦以愛重之故非有的據周莫異議亦如歐楷
褚行各以質之近為評喬髦裴樂真切論也第右軍筆
法內擲若以較真本此帖恐終不近

宋搨褚模禊帖

王氏跋二。昔人稱宋搨蘭亭自定武外以復州為勝豫章次之劉

無言重刻張澈褚模蘭亭為第三本今此帖稱張澈摹勒上石蓋昔人偶未見澈原石耳所謂循王家藏本恐不甘復州豫章下也記余少時得石刻褚摹禊帖前四字為張即之書次為馬軾圖褚摹狀又次為米芾元章跋及贊於尾云元祐戊辰獲此書崇寧壬午六月大江濟川亭舟對紫金避暑手裝禊帖之下僅紹興二字御記及後有政和六年夏汝南裴觀察使印而已

餘七印皆米氏識也英景間陳祭酒緝熙得此
本謁館閣諸大老跋几十有三雙鉤入石余獲
石本後十餘年而陳裔孫以墨本來售僅餘忠
安等五跋而增元陳深十三跋於前詰之則曰
近以倭難竄身失後數紙耳陳秀書固尚未登
石也余時不甚了了捐三十千收之○又數年
始獲此宋搨本內有范文正仲淹王文忠堯臣
手書杜祁公蘇才翁印識及米老題贊與前本
同異幾二十許字考之米老書史無一不合而
光堯秘記數文鑒定又甚明確始悟陳所得蓋
米本
耳

管子安臬副購有褚摹蘭亭真蹟余曾借觀月餘乃是
四箱方冊截一行作兩行每方四行其湊搭處皆整齊

完好無毫髮空缺崇山二字挖嵌尤妙渾然天成即如
原在少長字傍者內觀宇宙兩幅失去以墨刻補之刻
搨俱不甚工未有褚氏印及忠孝之家錢印後范文正
王文忠二跋并元章跋元暉鑒定跋俱原係小方無割
裂米筆類哀冊文極有勢後書壬午六月大江濟川亭
嚴寶晉齋舫對紫金浮玉羣山迎快風銷暑重裝詹東
圖極愛之謂只此米字可直百金其前蘭亭字亦流動
善取勢第骨力尚不甚勁無但右軍妄意謂即河南筆

法亦恐不止此惟米跋果佳第細玩亦似雙鉤然表冊
絕精堅厚而和軟如綿今裝潢匠不能為也司寇意米
老或嘗為別本以應人子安所得或出米手庖言中又
有論褚模蘭亭一段証辨甚詳覈但稱張澂石本作閏
六月九日大江濟川亭云云謂不應六月復裝一本定
六月者為贗本第九月安得有暑可銷當是錄舊跋但
改月分偶忘去迎快風銷暑等字耳然則循王所得已
是米臨本陳本無文正才翁跋管本無杜蘇跋世間善

鉤勒手固亦時有恐此三本皆非褚真蹟陳管或又非
米蹟不知司寇三十千本視管如何但不係石本上臨
出或猶彷彿隆準王孫耳

又宋搨蘭亭帖

王氏跋一。此帖前有故相李文正題額後則元杜本鄭元祐陳深

諸名勝及明楊文貞跋皆許為定武佳派。莫雲卿題尾云海虞有贖蘭亭圖逼真閭中令而
襖帖不稱後歸趙太史汝師今
春曉書見之因舉以貽汝師

蘭亭敘結體全近今元常世將等古法至此一大變其
妙處惟在字字飛動若不甚經意然亦不全無意其體

是真行總只若屬草者然然筆法內撇結構最緊密雖
佚蕩不拘而筆筆力到點畫間無一聊且意所謂周旋
中禮從心不踰矩後來臨者欲求形似則滯而不得勢
欲急取勢則又不易得肖總之皆不得筆所以最難定
武刻余曾見數本似皆非真項子長曾示余一本乃潘
司空子允亮所摹中剝落磨泐處頗多而字畫飛動神
采射人與平昔所見諸本迥異項云此蓋并剝落磨泐
蹟一一鈎填毫髮不爽者以此知定武所以為時賞重

正以其緊密兼佚蕩稍得右軍筆意故云最逼真世所傳楷法多太秀媚者皆似欲求太似翻輾轉失其真耳此本有元跋且俱稱為定武佳派不知能勝潘刻否余曾以潘刻告寮友南海黎君君華黎遂託朱山人於潘處乞得一本有潘小朱印與定武本絕似而神采却不及項所示者此又不知何也

蘭亭肥本

王氏跋一。蘭亭肥本二前一本雖少剝蝕而淳雅饒古趣當是定武正嫡後

一本則時刻中之小

有意者留以備考

定武刻人多謂瘦本勝敬美則云古人作字多肥故元
常如此肥而彼時猶云胡肥鍾瘦凡碑刻搨多石漸磨
損字乃減瘦渠在闕中親摩挲諸古碑證驗得之良非
孟浪而趙松雪則又謂紙有粗細燥濕墨有淡濃輕重
刻之明暗肥瘦隨之真知書法者正不在此其鑑尤精
此二肥本其一既饒古趣即當是希有本不知敬美展
玩時作若何評

周邸東書堂楔帖

王氏跋一。蘭亭序刻周憲王
邸中者凡五本其一為定武本

二為定武肥本三為褚河南本四為唐撫賜本
而其五復為定武本王所藏本未知何如且似
以己意臨搨而不作雙鉤填廓媚潤有餘古勁
不足石刻於畫尤遠泉石氣韻了不知所在而
諸賢偃仰隄峨之意尚小可尋以此知伯時自
不凡其他詩及雜記真行數紙皆憲王筆蹤不
能脫俗

周邱帖大抵摹手未工此跋評五帖云媚潤有餘古勁
不足良是的論摹畫入石比書更難此圖無別本賴此
尚存梗槩若得高手出己意臨之固是一快司寇門下
名畫士不乏何不令作此圖以配潘貴妃本

王右軍草書蘭亭帖

王氏跋一。此帖縱慢生穉，即開元以前無之。獨於督策

處小近筆陣圖耳。楊用修謂筆陣圖乃江南李後主偽作，及覽蔡子正跋尾，謂陶穀學士得之李王所蓋。陶性貪而寡識，又以豪壓李王所勾奪，無厭李故用懷琳故事作譌書，裝潢古色以

戲陶

此帖余曾見大是俗品

宋搨黃庭經

王氏跋一。余所見多文氏停雲館本，往往纖促無復遺蘊，以為真吳通

微贗作及覩此宋搨乃木本耳而增損鍾筆圓勁古雅小法楷法種種臻妙乃知停雲自是文氏家書耳且通微院吏安能辦此狡獪耶曹君其實之哉

曹君本余未見曾在敬美處見所購朱忠僖家本此所謂增損鍾筆圖勁古雅小法楷法種種臻妙者果不誣

舊榻黃庭經

王氏跋一。黃長睿以陶隱居翼真檢興寧二年南岳魏夫人授弟子楊

君黃庭經使作隸字寫傳徐長史時右軍歿已二歲為辨然隱居上梁武帝書云逸少有名之蹟黃庭勸進不審猶得存否長睿以隱居破隱居亦似痴人說夢也第唐人謂是換鶯經則可笑爾此本宋榻摹拓展轉失真而中間尚存意態

陶秀實跋云山陰道士劉君以羣鶯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元章書史據晉史駁之云甚可笑今司寇亦

因其說第自齊梁以來相傳右軍真蹟俱有黃庭無道德黃庭初出不甚知名但云道經或遂訛為道德經此祇由一人訛起後便相沿晉書雖係正史亦但采舊聞且記事但取換鵞為寶至黃庭道德間原無輕重又褚河南所錄右軍書目內黃庭經下明注云與山陰道士夫豈無據開元時去永和未遠太白黃庭換白鵞句或別有所本史書承訛者亦甚多據真蹟為斷猶有準繩物我異觀豈不更相笑哉

右軍筆陣圖

王氏跋一

筆陣圖語多淺俗斷非右軍所著然其來已久似唐人
偽作者論書語亦間有可取第不得要領二本余俱曾
見之覺真字類歐陽者稍勝

周孝侯墓碑

王氏跋一。宜興周孝侯墓有古碑
一通云晉平原內史陸機撰右軍王

羲之書跋尾云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
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此碑
後又有一條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某書名與
書俱模糊而書字微可推當是後人因陸機撰下
有空石妄增右軍將假
王羲之書以重其價耳

唐人碑多用此真行體蓋祖聖教序來謂太常協律郎黃某書是也其文亦非平原筆似并陸機撰羲之書俱後人妄增者黃協律書何不佳惜多此蛇足

右軍十七帖

王氏跋一。此帖後有勒字及解無畏褚遂良校與長睿語合蓋宋人得

唐本以精工刻之其鈎拓撇捺無毫髮之遺憾而且紙墨如新光彩映射真所謂山陰之適嗣者也

十七帖張彥遠云貞觀內本凡百七行九百七十三字逸少草書中烜赫著名帖也內除來禽等二十字係正

書其餘皆草書結體亦多相似彥遠謂文皇取其迹以類相從綴成卷是也黃長睿謂唐有兩石刻本一勅字本一即其所得本此外乃別有南唐刻賀知章臨本及王著本又有似南唐刻板本今此帖謂是宋人重刻唐本不知於何處辨之今世盛行兩種一吳中勅字翻本亦稍有筆意又一中州本乃舊刻不知以何為祖行款俱與吳中本不同字亦渾勁有古意第乏運筆勢耳右軍真蹟多湮滅得此佳本果足稱嫡嗣

宋搨臨江二王帖

王氏跋一。晉二王帖右軍上中二卷大令一卷前為二像扶

侍者各二蓋宋臨江石刻也黃伯思謂淳化間帖多贋本惟十七等帖後有文皇勅字一卷最佳此本則汰去間帖之偽者而博取諸家藏真蹟名刻命好手雙鉤上石掩映斐亶劇有生氣為書家一代冠冕

此帖摹刻手原不甚工內重摹淳化諸帖俱不佳其中偽者尚多謂盡汰去亦未然右軍二卷惟薛氏所刻還轉安善道意服食裹鮓五帖類皆有筆意此諸本所無信佳帖想薛本原精耳次則寶晉齋王畧淳熙續帖官

奴兩章亦佳而建中靖國豹奴亦有古章草法可玩其
云長沙新安者俱即十七帖皆不及原刻遠甚大令一
卷尤多未善獨日寒范新婦二帖米老所稱自羊敬元
右軍帖內辨出少存筆意惜刻手拙耳王畧帖米老說
其奇絕謂與稚恭帖同是神物故此帖用以冠諸首筆
力精緊耐細玩可謂幽深無際第精神尚不甚煥發此
蓋內擲勝摹者不易為力故也世傳元章在真州謁蔡
攸舟中蔡出王畧帖元章求以他畫易之蔡有難色元

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
蔡遂與之及攷書史則云在蘇之純家之純卒其家定
直久許見歸而余使西京未還宗室仲爰力取之且要
約曰米歸有其直見償即還余遂典衣以增其直取回
仲爰已使庸工裝背剪損古跋尾參差矣痛惜痛惜夫
米諱要刼或有之不應諱蔡為蘇趙疑據船舷事為妄
傳米性素顛人又多好怪實者不傳怪者遂承訛競傳
耳元章王畧帖贊道祖累鮓帖贊俱奇峭快人

聖教序

王氏跋二〇一跋云此序為唐丈皇記為高宗作今以冠藏經蓋序記僧玄奘求法

事也始奘於武德末乞往西佛地取經不許乃私從一賈胡闌出邊亡何賈棄之去幾死獨身越五峰謁高昌王傳致西突厥可汗歷十餘國而抵鳩摩從胡僧戒賢習大乘論譯經語又之中天天竺戒日王所說法積十八年而以二象馱夾經像還至涼州上聞手詔飛騎迎之令安夏阿蘭若譯經行世而父子相率為序記侈大之〇次跋云聖教序書法為百代模楷病之者第謂其結體無別構偏傍多假借蓋集書不得不爾仲蔚謂出丈皇手又經于志寧等潤色不無失真真是不知咸亨中沙門懷仁摹集勒石〇唐世宰相有兼譯經潤文使者即其職也凡唐藏經卷尾皆有諸公名姓此何與于書而仲蔚乃以是病之陋一至此乎

此帖乃行世法書第一石刻也右軍真蹟存世者少矣
即有之亦在傳疑又寥寥數字展玩不飽惟賴此碑尚
稍存筆意緣彼時所蓄右軍名蹟甚多又摹手刻手皆
一時絕技視真蹟真可謂毫髮無遺恨今觀之無但意
態生動點點畫畫皆如鳥驚石墜而內擲法緊筆筆無
不藏筋蘊鐵轉折處筆鋒宛然與手寫者無異如蘭亭
諸刻得體者多不得勢得態者多不得骨流動嚴密二
妙難兼而此帖中如趣流類羣領懷後遊閒朗之斯足

會迹不無盡等字皆有體有勢有態有骨流動中不失
嚴密具八面之妙以此想右軍筆法真是得心應手起
妙入神唐宋以後雖百舍重繭不能得其一點半畫也
果宋搨精本真乃無上至寶今世間存者尚多但能不
惜價亦不難購果不能得即今關中石倘得精手搨之
猶應在閣帖上第筆法險峻無門戶可入若求之形似
間恐更遠惟把玩日久稍知其用筆意能驅遣筆不為
字所縛即不能似右軍庶幾換凡骨矣

絳州夫子廟記

王氏跋一。絳州夫子廟記宋人集右軍書聖教序猶是真蹟中集

者此又從序書及它石本摹刻形似之外風流都盡矣

此無但由石本來其摹刻手亦俱不甚精第終是右軍字猶勝他俗碑耳

攝山棲霞寺碑

王氏跋一。棲霞寺碑文及銘梁尚書江總撰至宋沙門懷則始集

右軍書勒之石亦聖教序遺法也結體婉潤逼真第鈎捺處不得其行筆之妙耳

此碑余初未見據跋云婉潤逼真謂應在翻本蘭亭上近呂甥孫天成寄一本來乃即懷則手書非集右軍也

其效聖教體正唐末來僧家寫碑派不知司寇何為云
爾謂勾捺處不得行筆妙果然銜稱陳侍中尚書令亦
不係梁文

王子敬洛神賦

王氏跋一

自宋來所傳洛神賦祇十三行乃章氏忽刻此全本不
知原帖今在何所論姿態信有之第結構全疏尤多穉
筆晉法不應若此恐是懷琳餘技耳碑刻借石力無轉
筆蹟作贗本固自易

瘞鶴銘

王氏跋一。潤州圖經謂為王右軍至蘇子瞻黃魯直確以為非右軍不能也歐陽

永叔疑是顧況尤無據黃長睿謂陶隱居又謂即丹陽尉王瓚瓚腕力弱不辨此隱居雖近似

要之亦懸斷也

此銘佳處惟在字畫飛動然筆勢太縱隋以前恐無此法應是李北海以後筆顧況雖無據然唐人善書者多如王士則成德軍等碑筆法與此亦畧相似大約唐人所書耳鶴死而瘞之銘之此等好事亦近唐人所為

陶隱居入山帖

王氏跋一。帖語稱元帝乃晉元非梁元也若梁元則不甚相及不

應稱帝號又邵陵王乃蕭綸當隱居卒時綸尚少不應載其詩姑闕以俟再考

陶隱居僅見此帖字形長而瘦勁內稱弘景名似是隱居筆乃司寇公以邵陵王年歲駁之又覺有據殊難臆

斷

許長史碑

王氏跋一○茅山許長史碑陶隱居著下有此一行隱居手自書則餘文乃隱

居弟子筆耳長史名穆世名謚句容人祖尚吳中書郎父副寧朔將軍下邳太守謚仕至護軍長史散騎常侍得

道卒年七十二

此碑余所未見若果陶隱居撰必有可觀當覓搨本讀

之

大佛寺碑

王氏跋一。此碑在青州北門外大佛寺高齊武平四年建歐陽公嘗守青矣

而不載集古錄物之顯晦固有時耶其書不能
大佳然猶有漢晉隸分法文筆瑣冗是江右體
中最下者。碑陰又有李北海龍興
之寺四大字遒偉而圓健猶可賞觀

六一公金石遺文一千卷見集古目錄者不滿四百此
碑應在千卷中第無跋今無從攷耳

智永真草千文

王氏跋一。智永書圓勁古雅無
一筆失度妙在於藏鋒斂態耳余

少時任尚書郎曾一見絹本真蹟於山陰董氏
妙墨深入膚理瀟鬱欲飛真神物也生時一字

余舟而北所至屬圖之為五十幀以貽叔寶稍
於晴晦旦暮之間加色澤或為理其映帶輕重
而已

張元春即寓敬美家余時見之美少年也渠所至為圖
司寇公當有指授得叔寶稍潤色之應更佳耳身曾親
歷以入畫自有深味凡吳越人宦京者宜人藏一卷

鍾馗移家圖

王氏跋一。鍾馗事僅見唐傳奇中
楊用修以為喬鍾葵字辟邪後人因

而附會之恐亦非也李伯時舊戲作嫁妹圖或
云即移家圖余嘗見其副本叔寶雖彷彿其意
而所增飾過半昔謂橋神貌醜畏張平子
圖之不敢見異日叔寶可免勾攝之苦矣

書畫跋卷二上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書畫跋卷三下

詳校官中書

臣朱文翰

編修

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

臣

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

臣

沈琨

謄錄監生

臣

王雲同

欽定四庫全書

書畫跋跋卷二下

明 孫鑛 撰

碑刻

唐太宗屏風帖

王氏跋一〇 文皇嘗作真草書古
帝王鑑語為二屏風示羣臣今

所存者

草書耳

文皇書真有晉人法其書真草屏風亦佳事第真蹟在
宋時已不聞鑒賞則摹刻當在唐時此搨本今時罕傳

應是宋物

泰山銘

王氏跋二〇記泰山銘唐開元帝製及手書相傳燕許修其詞韓史潤其筆以故文

頗雅馴不猥弱隸法雖小變東京最為穠勁饒古意

帝王假手臣下固常事第詞可潤色書則祇可代為之何由潤其筆使寫成而重加描補恐無但不能增妍將愈滯鈍矣此銘當是帝手書不然則是擇木特效帝作此肥筆耳

孝經

王氏跋一〇開元帝御書孝經後有太子亭右相林甫左相適之等題名韋鄭公陟稱彭

城縣男蓋自吏部侍郎出為河南採訪使公
得此本封爾章斌封平樂郡公可補本傳之闕

書法豐妍勻適與泰山

銘同行押亦雄俊可喜

此隸與泰山銘同一法第彼字徑數寸得以展其翔舞
之勢此差小則祇覺肉勝耳凡隸字大則易佳唐隸肥
尤宜大

涼國長公主碑

王氏跋一〇右涼國長公主碑小
許公撰而開元帝御書書法過肥

然點畫間自有異趣要之自唐變
此體帝為最也碑詞大半可讀

公主碑何勞帝書想以睿宗愛之故觀此可見帝篤於

同氣且婉於承父乃爾跋云唐變此體帝為最然則前
泰山銘何又云借潤於韓擇木耶

兗州孔子廟碑

王氏跋一〇右孔廟八分書唐太宗詔一通後有朝請大夫開州刺

史高德喬刻十二字
或德喬書不可知也

此碑不知今尚存否既有刻者名何為不著書者名

唐文皇告少林寺書

王氏跋一〇文皇開洛城時
以少林寺僧建功使致書存

問且為護持之書法不甚工而亦不俗當是暮
僚筆內世民二字行草是親押耳首有開元神
武皇帝書後
人所妄加也

此書即刻於裴漼所書少林寺碑上方當是勒寺碑時
摹前文皇書置碑首耳謂止廟諱二字是親押良是今
京署移文惟名係官自僉然則爾時已如此上橫過又
書云已上七字開元神武皇帝書細玩似是指上隸額

武后書昇仙太子碑

王氏跋一〇文似出北門諸
學士手筆意較媚無鐵椎推

悍馬時意氣且既為太子立碑而以蓮
花六郎稱其後身得不穢千古青簡耶

后書體素軟媚他刻皆然跋謂既為太子立碑何得以
蓮花六郎為其後身嗤為穢青簡不知此雌何心子晉

正自為蓮花君前身立碑耳司寇素滑稽善謔何至此
忽落鈍根墮酸腐窠臼中

虞永興孔子廟堂碑

王氏跋二〇碑石刻在關中首有相王旦書碑額蓋舊無

額武后增之耳至文宗朝馮祭酒瑤請斷去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為武后時立者誤也

此碑五代時已翻刻故雖北宋搨亦皆非真本余少時
得一本見其內頗多僵筆竊意僵近隸即妄認此為永
興法及後見敬美亟稱韓宗伯家唐搨之妙因從韓索
觀之則筆筆皆躡注法轉折處特峭勁頗近歐書宛然

手書狀絕無僵筆乃知僵者乃摹刻手拙耳倘得高手
取韓本鉤勒入石應勝關中石

九成宮醴泉銘

王氏跋三〇書斷謂率更正書
出大令森森馬若武庫牙戟

凡摹真蹟入木石者有五重障雙鉤一填朱二印朱入
木石三刻四搨出五若重摹碑便有十重障矣真意存
者與有幾惟鉤墨本及書丹碑祇兩重障然雙鉤隔紙
一層恐尚有疑似失真處惟書丹則就筆而刻果刻手
精真可謂毫髮無疑恨晉法失久矣惟唐法尚賴此數

碑存今人舍唐碑不寶乃重價購閣帖及潭絳等謂之耳食不枉也此醴泉銘自昔有名最整潤多姿無一筆不妍亦無一筆不階第稍覺太用意耳余曾及見宋搨本風度真是殊絕陝石今尚在然湮泐已甚筆稍輕處多瘦細之神蓋畫粗處刻深不易磨細則刻淺故日漸瘦耳以此知敬美謂碑文搨久乃瘦者果也

虞恭公碑

王氏跋一〇率更書溫虞公碑得之鬻書人殘缺不復可讀第其字畫之妙不

在醴泉

化度下

豐人翁謂中楷當以信本虞公碑為第一果然知書者
謂佳不知書者亦謂佳真具有八面之妙但惜殘缺太
多

化度寺碑

王氏跋一〇趙子固以歐陽率更化度
醴泉為楷法第一雖不敢謂然然是率

更碑中第一而

化度尤精緊

此碑亦多殘缺惟韓宗伯一本有五百餘字當是宋初
搨本字畫亦饒精采絕為不易得體方筆圓在醴泉碑
上第以虞恭公較之此猶覺少拘耳

皇甫府君碑

王氏跋一〇率更書皇甫府君碑比之諸帖尤為險勁是伊家蘭臺發源

石刻在西安雖小

苔剝差可誦耳

跋謂此碑比諸帖尤為險勁非也歐陽蹲注多筆筆著意此碑則肆筆出之其陡折勢盡露正是縱逸耳然畦徑最明學歐者以此為門路乃易入

歐陽通道因法師碑

王氏跋一〇道因與玄奘同譯經者兄高僧傳碑文亦宏

麗饒其家言然去簡棲頭陀不啻一小劫耳評者謂歐陽蘭臺瘦怯於父而險峻過之此碑如病維摩高格貧士雖不饒樂而眉宇間有風霜之氣可重也余嘗謂皇象文武索靖載妖帖章

草中鳥蹟筆者顏真卿家廟茅山碑正書中玉
筋筆者蘭臺道田碑正書中八分筆者此未易
為俗人

言也

謂此碑是正書中八分筆果然謂如病維摩高格貧士
則似未中筆法全步武乃翁但腕力弱耳適媚有之不
見所謂風霜氣亦筆筆作意第未入圓境故痕蹟稍露
其不饒樂以此亦有畦徑易學

趙模千文

王氏跋一〇趙供奉在貞觀中以書名
嘗與諸葛真臨蘭亭刻石者此帖云亦

是篆晉真蹟在吳江史鑑所勾整流便矩
度森然恨結法小局促乏蕭散之趣耳

此真蹟與褚河南哀冊文俱藏吳江史明古氏司寇購
彼而遺此豈不重趙供奉帖耶據都元敬寓意編云是
集晉人書唐初筆留至今固是奇寶何人刻石今亦不
甚流傳

褚書聖教序記

王氏跋一〇余舊藏褚登善聖教序記婉媚遒逸波拂處如鐵線益

善本也後陝省致一紙輕弱不足言或以為翻刻或以為有二本第俱有可疑者舊藏本稱龍朔三年建按遂良以永徽六年貶漢州永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歲餘卒蓋未嘗生及龍朔也豈遂良嘗書之至是始摹搨上石耶陝省本則云永徽四年中書令臣褚遂良書攷之本

傳宰相表遂良貞觀末為中書令後罷永徽三年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四年進尚書左僕射兼管後人附益之耳

陝西今有二碑一永徽四年建止有高宗記無太宗序乃自左寫向右若倒書然者果輕弱不足觀斷是重摹本第後銜稱尚書右僕射正與史合不係中書令不知司寇何由據為駁一龍朔三年建太宗序高宗記俱全但無兩答勅及後心經波拂處雖有鐵線意然字畫亦未甚圓淨似亦重摹者後一行有大唐褚遂良書在同

州倅廳十一字則絕拙滯與前字不倫的是後人妄益者跋謂河南公未及生在龍朔良是攷懷仁聖教係咸亨三年刻上去永徽癸丑二十年龍朔癸亥十年此文撰在貞觀二十二年應係永徽間勒石同州刻想在龍朔年是唐初翻本故猶不甚失筆意第後行姓名既係增出則何緣定其為褚雖筆法可玩安知非彼時善書者書耶永徽本的是近時人摹殊失真甚想懷仁本行褚石久湮滅耳庚寅歲余通書司寇公偶及此乃作漫語

答似猶不以為然余因是得背古碑法昔歐陽公得智
永千文搨本謂石有缺後人或妄補入所佳者字耳輒
去其偽者二百六十五字不以文不足為嫌而蔡君謨
猶云未能盡去今此諸碑亦惟以字重古人作字其行
欵間大小疎密俱相應且中間亦有模糊文義已不
貫串又何必碎裁作條僕僕補綴耶若碎裂恐未免失
原行欵勢多參差不整今但須一行八字每幅四行依
原紙裂開裝背至有一二字多餘者乃湊作八字行續

於後則原碑形勢不失如此碑左起者亦易辨紙片俱
整亦不易致傷損如欲存其文則小字別錄一通於後
如草帖釋文樣亦無不可此似得惜字法以告米元章
必當擊節

碧落碑

王氏跋一〇絳州碧落碑篆書在石像背
州將以不便摹揭別刻置廟中今本乃別

石耳李旋之輩以為陳惟正李讓李瓘書不可
辨按沁中紀異錄稱刺史李讓為母房太妃追
薦造像成忽二道士來云君刻石須篆書手我
天下能篆者李讓之聽所為則扁戶三日乃開
化二白鴈飛去篆文宛然像背矣此涉誕妄不
可信然李陽冰覽之七日而不忍去習之十二

年而不咸其妙如此豈
惟正謨瓘小子所辨手

余不解篆書然如此碑則絕愛之其筆法正與李監陽
冰相似豈李篆果由此悟入耶然陽冰端整此則稍有
運筆勢微近李丞相內有數字與常篆不同亦稍怪異
乍觀之彷彿石鼓文第字形稍長耳雙白鵠事良涉誕
妄然世間怪事固有彼時有如此篆手不應無聞亦不
應祇書此一碑傳疑可也

少林寺靈運禪師碑

王氏跋一〇靈運碑者唐崔
琪撰末云聖善寺沙門勒下

殘缺二字當是僧書耳文淺陋不足道書法絕類聖教無一筆不似後世傾側偃卧以取姿態者其人材雖足稱要之有愧於此髡也

唐時自聖教碑行勒碑者大半用此行體梵字尤多然僧家故習字今猶爾但不能唐體耳此碑亦未為甚工跋中褒許似過

御史臺精舍銘

王氏跋一〇唐史稱梁昇卿善八分東封朝覲碑聲華為一時冠此

帖亦可寶也獨御史臺持憲之地乃立精舍倡諸繫者禮佛懺悔昔撤吏命祝咎繇范孟博猶非之況佞佛乎崔中令混固甚言因利結四方緣矣不知附禁衛事發曳銀鐺時佛亦當庇引

之不為
之一笑

佛律視吾儒更嚴乃自昔儉人類多佞佛此何以故良
由俗僧欲行其教以賈利別創捷徑法謂由此可立躋
聖位凡儒教中種種縛人者皆可畧故專心奉之如湜
輩皆是彼謂有佛可恃他無足慮耳若謂必盡吾儒德
業又入上一乘澄凡慮消滅乃得佛則習儒已苦安得
重加苦歐公集古錄盛述湜惡行司馬此跋意亦同然
湜茲時未必不思銀鑄自斷也梁書自唐隸高手以梁

故即湜文人不啻棄藝之能不速朽如此

桐栢觀碑

王氏跋一○新桐栢觀碑唐崔尚文韓擇木書

宮玉庭洞天真境覽興公一章覺此頌寂寥耳
擇木書於漢法雖大變然猶屈強有骨明皇酷
嬖太真無所不似隸分體不免作豐容艷肥時
狀老杜云書貴瘦勁方通神蓋有感也計此碑
當為拾遺君印可者

昌黎科斗書後記稱大厯世叔父擇木八分與李監篆
齊名欲書碑銘者多歸之然則豈獨拾遺印可哉尚書
於隸學甚深匪但屈強有骨而已此碑在吾浙不知猶

無恙否

大智禪師碑

王氏跋一○此碑為唐史侍御惟則書實泉賦述稱史書古今折衷大小

應變聲價不落莫也其行筆絕類泰山銘而鎮密過之知開元帝潤澤所自耳大智師北宗之錚錚者嚴挺之粗能其家言俱可存也

此隸殊太肥又帶俗不及韓尚書遠甚司寇乃亟稱之何也云折衷應變云鎮密玩之俱不得祇見滯濁耳

張旭帖

王氏跋一○張長史肚痛帖及千文數行出鬼入神恠悅不可測後河滿子一絕係

張祐作祐後張長史生可五十年余甚疑之既考知與此齋帖俱為開筆也開書僧米元章欲

懸之酒肆者

然亦自佳耳

伯高醉後每以髮濡墨作草書今觀此千文斷簡神色
飛動真可喜可愕然大約速由緩來勁從軟出所用筆
似若今所謂水筆者正與濡髮同法惟是執筆有力故
縱筆所如姿態自橫出然草法至此亦窮矣閣帖中伯
英子敬兩狂草人或疑為此顛筆然彼雖佚蕩猶在法
度內此則全越規矩漢晉法真棄脫無餘也肚痛帖似
是健毫筆顧風度却少遜或刻手假力於石亦未可知

高閒亦祖長史法第微較俗昌黎贈序云逐其迹云善
幻蓋亦寓譏諷意

張長史郎官壁記

王氏跋一〇張長史以草聖名
楷法獨有郎官壁記董道稱其

隱約深嚴筋脉結密又云守法度者至嚴則出
乎法度至縱識者謂得長史墨池三昧此刻在
宋已少吾吳僅有都太僕元載一本尋入王文
恪公家文恪親為跋於裝池之四傍余聞此三
十年矣而始得之所藏九成廟堂化
度諸楷帖皆辟三舍矣因敬題其後

此楷法最有名碑恨無從得見吳中好事者多何不摹
刻一本

草書心經

王氏跋一〇此草書心經刻之長安中云王右軍書非也雖道遠而殊縱不入

格不中懷素作奴況右軍乎見唐文粹乃駙馬都尉鄭萬鈞書張說序鈞尚睿宗代國公主字華婉者也於書家不甚琅琅宜其然

書亦有筆但無古法近代此等書固亦時有

裴淮少林寺碑

王氏跋一〇裴懿公淮書少林寺碑開元十六年建在嵩山裴少時

負文筆號霹靂手而雅不以八法名此碑辭至脊拖不可讀而書頗秀勁多媚態得非時代為之耶傳不載階封此書銀青光祿大夫正平縣子亦可補傳之闕

書果勁媚但石似覺少粗尚未盡其妙

李北海雲麾將軍碑

王氏跋一〇李北海翩翩自肆乍見不使人敬而久乃愛

之云

雲麾官銜也其碑有三一在關中一在良鄉一在楚中
關中者乃李思訓碑雖殘缺猶可搨燕楚兩通今罕傳
不知係何人碑想石亡久矣此乃李碑跋謂翩翩自肆
果然然結構不密未是北海得意筆當時著名者亦不
知即是此碑否

岳麓寺碑

王氏跋一〇題名稱前陳州刺史按邑
謁上泰山還獻詞賦上悅會有讐人發

其職者張說忌之下獄論死許昌男子孔璋救
之得免謫尉遵化此其赴謫時道書也碑文頗
庸陋米元章評其書如乍當小民屈
強生疎此語殊未當書故佳小能耳

余少時曾見搨本然磨泐已甚不知司寇所購者何若
元章故輕於貶人若屈強生疎則與北海書全不似謂
其輕率熟脫猶近耳此君文雖纖固是才子不然燕公
何為忌之

李北海婆羅樹碑

王氏跋一

法華寺碑

王氏跋一

東林寺碑

王氏跋一〇北海此書本小束法度再經模刻雖鼻目無疑脂澤有加而天骨

掃地矣 余晚自廬山歸東林程孟孺馳視之以為奇絕即此碑也

娑羅碑不知在何處余未見法華寺在吾郡然碑已亡寺嘉靖中尚存近廢為墓即得司寇本重摹之亦無地安居矣想東林碑尚使程生驚賞用為悵然

臧希晏碑

王氏跋一〇右金吾衛將軍臧希晏碑朝議郎守衛尉少卿淮陽縣開國男賜

紫金魚袋韓秀弼八分書文少模糊不可讀書法亦清勁可喜

唐隸固時有瘦者第古色終讓漢耳

孫過庭書譜

王氏跋一〇孫虔禮書譜刻石凡三其一二秘閣續帖末末有宣政印記者

最為完文今不可復得矣余遊燕中有偽作者色以驚者其刻亦佳而中有兩訛字蓋秘閣之帖遺於後紙故墨渝刻者承之賴以辨耳其一未有宣政印記而前缺一二字蓋自內府出而摹首稍利破然自真蹟上翻刻故獨佳中間結構波撇皆在其三為文氏得雲館則影響耳

跋謂茲譜刻石凡三然余少時曾見有江陰刻石本與停雲帖可相伯仲後在禮部時沈瑞伯持一舊本見示是背成冊葉首缺數幅構體絕勁淨與江陰停雲兩本絕不同云是佳帖余則尚恨其乏流動意然則是有五

刻石也虔禮運筆得輕法輕故饒態後半風韻更勝米
南宮草法頗似之

徐浩心經

王氏跋一〇此帖意近而法慢米南宮
斥為吏楷識耳然不得不為眉山小庇

之耳

季海書用力亦深第字形不甚秀媚大約是時書耳司
寇謂不能不為眉山小庇之然坡翁在日聞人擬以徐
浩輒不喜小坡有跋亦力辨乃翁書非學徐浩然則司
寇亦可謂枉護前

嵩陽觀記聖德感應頌

王氏跋一〇聖德感應頌
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

尚書晉國公李林甫撰蓋玄宗命方士煉大還
於嵩陽觀六轉而移煉緱氏山太子廟九轉而
林甫記其瑞者也〇書為徐浩古隸與帝
隸法絕相類雖由勝亦自有態可寶也

人主夸大信非美事顧猶為處強第功業成後此盛滿
一念不可不善自持耳帝王莫不希不死帝此時已六
旬使擇日而登遐豈不為千古完德

懷素千字文

王氏跋一

此帖最飛動有勢第運筆太速於草法多失使非千文

素師日後觀之恐亦將如張文定不自識耳此書以神勝佳處不在形似最難摹刻使唐人為之猶可茲石乃摹刻於成化間出陝西俗工手安得佳

懷素自叙帖

王氏跋一○此帖如并州勁鐵北山迅鷹奇矯無前獨冠諸種無坐此亦

不得與二王盟僅屈強江淮耳真蹟歷載相臣家歸陸冢宰近聞一總帥以八百金購之復入

平津

印矣

文徵仲跋此帖謂毫髮無遺恨恐未然中間譌筆尚多可恨者不止毫髮也第視于文徵入規矩使轉處意態

尚可求顧逋逸飛動則猶當讓彼細玩彼似羊毛筆書此似兔毫筆書以此氣韻稍別耳此帖乃徵仲手臨無但渴筆處鉤勒入杪忽尤更得其勁筆勢真不讓唐人技使千文亦使徵仲摹之神采應更勝也王荆公作字常忙昔人謂公一生那得許多忙事然不獨荆公藏真及元章亦多忙荆公祇係性躁二公則不係躁藏真是恐弱其筆元章是恐滯其態坐此尚未得安閒蕭散之妙然總之亦是未熟故論聖人必曰從容中道

懷素聖母帖

王氏跋一

唐元卿謂此碑為偽筆可謂卓識雖云勻美清熟却微帶俗氣應是高閒輩書耳細玩亦有數筆類自叙及藏真稿帖更俟具眼者辨之近張南安等是祖此碑法然此書却不涉忙撰碑者何人稱郭公為叔父應姓郭僧而書道家碑亦是異事

懷素藏真帖

王氏跋一○跋尾周越書得其遺意將之奇有蘇黃法皆可重也

此帖是用張長史水筆作顏尚書行押法內甚稱羨二

公豈有意效之耶肆筆亂寫頗有不成字及類稚筆處然意態自妙蓋草法力深故耳周越書僅見此此固佳何為彼時人不甚許之蔣穎叔是蘇黃前輩乃顧肯效其書古人服善如此

恒山祠記

王氏跋一〇唐河東公所書北岳恒山祠記公為相有武畧其書要非其至者

特以故事存之耳

河東公何人跋稱為相有武畧豈張公嘉貞耶當覓搨本讀之

王清源碑

王氏跋二〇唐朔方河東河西隴右節度使清源公王忠嗣碑中書侍郎元載

撰門下

侍郎王緡書載其女夫也所記事與史

不甚異其文詞瑣冗無足多者緡書稱名家與李邕相

伯仲

司寇每盛稱清源公劄記謂無死當是中興元績然考之史亦未見如所言王相書罕傳此碑今在何地搨本亦少

中興頌

王氏跋一〇摩崖碑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字畫方正平穩不露筋骨當為魯公

法書第一唐文靡瑣極矣至結與蕭穎士輩方振之頌亦典雅做嶧山諸碑

碑今尚可搨余得數本皆有描補筆以字稍大故遠觀尤不甚失形勢然歐公集古錄已稱字多訛缺往往為好事者以墨增補今又更五百年雨雪剝擊何得不更磨泐耶字端整第微乏風韻當亦以石湮損故安得歐公所云李西臺本玩之次山文極力追古固是昌黎先驅

東方朔畫贊

王氏跋一。東方朔畫贊石刻在陵縣陵即古平原郡也故城址猶存今

僅三之一耳碑已再刻余所得乃舊本雖小磨泐然其峭骨遒氣瀟鬱奮張亦足辟易餘子

余有一舊本字稍可讀然恐亦未是祖刻跋謂已再刻
不知指何時言此碑在顏書中最為斂鋒多圓法細玩
絕有媚處有歐率更化度虞恭公遺意當為魯公正書
第一跋云峭骨奮張此以評顏他碑則可於此碑似未
合

家廟碑

王氏跋一〇右顏魯公家廟碑石刻四面
環轉在闕中後廟燬宋初有李延襲者語

郡守移置之結法與東方畫像相類而石獨完
善少殘缺者覽之風稜秀出精彩注射助節直
氣隱隱筆畫

間吁可畏也

此碑不但有玉筋筆其結構取外滿亦是篆法跋謂與畫贊相類殊不然此書鋒銳最厲點畫間筆筆生峭想平原忠直氣似之此法在前鮮有是魯公創出者畫贊筆固圓與此正不同若麻姑碑或猶稍近

多寶佛塔碑

王氏跋一〇顏魯公多寶佛塔碑在西安

有宦秦中者向余言唐碑石皆如玉其字皆直刻入深一二寸如今刻牙小印者然不似今碑但斜掠也後問之李伯玉亦不盡爾惟此多寶塔等一二碑為然所以

經久不模糊此是魯公最勻穩書亦儘秀媚多姿第微帶俗正是近世掾史家鼻祖又點畫太圓整筆寫不應若此米元章謂魯公每使家僮刻字會主人意修改波擊致大失真觀此良非誣又因此知顏書是腕著案書案亦大有力倚此為牆壁則折旋皆如意不致欹斜但作字時少減趣亦便無魏晉天然態耳今世所謂顏書率師此亦以其有牆壁易學故大抵字必帶俗乃入時眼乃盛行

茅山碑

王氏跋一〇魯公此帖結體與家廟同

元次山墓碑帖

王氏跋一〇顏文忠為元次山書中興頌歿又為撰碑文而自書之

所以推許次

山者至矣

此兩碑余皆未見

宋文貞碑

王氏跋一〇碑辭內稱公雅善戲詭不常矜莊凡所談諧人輒疏取昔人見公

賦梅花以鐵心石腸

為怪故不足怪也

碑今尚存予曾搨一本模糊已甚不可謂構法與家廟

碑相類

宋文貞碑側記

王氏跋一。○宋文貞公神道碑側記顏魯公撰書石刻沙河二公剛

勁大節相埒書亦稱是真足

三絕第其筆以取勢為主

魯公平日作字或蹲注取妍或奮張為勁俱不免涉矜持無蕭散自在意此碑乃縱筆書雖無一毫帶筆却具行書法蕩佚自肆此由其楷法素精故一放手態即溢出想書時胸中亦自快也碑已少刊其輕畫處俱瘦細失真然是宋時翻刻石若唐時未泐本必當更妙

八關齋功德記

王氏跋一。○記文宋州特吏為節度田神功疾愈請禱此齋碑媚驕

帥之常無足怪者
第其時有可慨也

此既是猾裨媚驕帥之文不知顏公何為為染翰焉

干祿寺碑

王氏跋一〇余讀顏魯公家廟碑知公
世有書學及覽顏秘監干祿寺書益信
蓋秘監於公為伯父其所辨證徧傍結構雅俗
燦然〇書曰干祿蓋唐以書判取士故耳跋尾
句生亦翩翩
邯鄲可玩也

歐公集古錄稱魯公書刻石者多而絕少小字惟此注
最小而筆力精勁可法又云石殘缺處多世所傳乃楊
漢公模本而大厯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然則司寇所

得益亦漢公本耳

臧懷恪帖

王氏跋一○臧懷恪碑顏魯公撰并書
格再為王駿齋寓兵馬使積官右武衛

將軍封上蔡縣侯三贈而至工部尚書則以子
希讓貴故也兄懷亮至左羽林大將軍懷恪有
子七人咸顯而希讓至尚書節度使○書
法偉勁不減家廟而石完不泐尤可喜也

唐史不立傳若非魯公書碑即湮滅無聞矣雖百朱輪

何益

與郭僕射爭坐位帖

王氏跋二○余少則艷魯公
坐位帖晚始得此佳本為之

摩挲竟曰隱草稿耳乃無一筆不作
晉法所謂無意而文從容中道者也

按元章待訪錄是楮紙用先豐縣先天廣德中牒起草
禿筆今此石刻中禿筆宛然此帖妙處乃在具八面勢
忽促中却安閒自在蓋緣楷法精熟至急用時但作帶
筆真字姿態自溢點畫間徘徊掩映真有無限意趣元
章謂詭形怪狀得於意外信然然總係唐楷法所以筆
筆皆到不作風行草偃勢要只是多寶塔餘態司寇謂
無一筆不作晉法又非也今晉史起稿賈人登簿亦每
暗合此法亦以年久寫之熟自無意間得之拋擲處尤

逼真但腹中無魯公楷式故不能若此沉著饒古意耳
都元敬寓意編謂馬主事抑之家藏有米臨此帖內有
元時袁文清楠跋謂京兆安氏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
永興以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摹京兆永興皆陝中地
名今石在陝中宣即安氏原石耶抑永興重摹者耶又
謂安氏分拆時剖此帖為二至僕射指下遂平分為兩
以石刻較之正居其半今此帖共六十九行僕射指處
止十九行正得四分之一多二行宣馬所藏本又止半

幅耶元章書史又謂內小行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
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若是米臨本亦當作橫
寫乃是何袁跋未見言及此帖首十餘行尚覺屈彊未
舒至僕射指以下乃始活潑飛動至皆有等威後又更
渾化入妙結末數行筆已倦意已懈而餘興淋漓更出
屋漏雨蹟殆若所云懷素自言初不知者若分得後半
當是獲膏腴產矣袁跋又云嘗得坡翁搨本無毫髮失
真蘇公見安師文帖時帖尚全嘗手搨數本書遂大進

又云蘇本付瓘米本付瑾以免安氏兄弟之誚蘇本久
不聞應已湮沒馬氏藏米本不遠今尚能存否元章極
賞此帖謂石刻粗存槩耳何緣得臨本觀之是筆寫或
尚存生動態也內尊者為賊所偏當是賤所偏又別置
一榻下重使字想皆係原稿誤古人書皆手寫其正本
奈何反不傳

顏魯公祭姪文

王氏跋一〇陳深陳鐸曾文徵明
三跋博雅殊稱是真蹟在永豐縣

氏尤可

寶也

祭豪州刺史伯父文

王氏跋一〇此帖與祭季明姪稿法同而頓挫鬱勃似小

遜未有繙郎

題名可恨

祭姪季明文前已見停雲帖中祭豪州公文余少時曾見一本於書肆中恨未買得其鬱勃頓挫視季明文果小遜然秀密似稍過之計魯公平日屬草當不下萬餘何郭僕射書及此兩祭文草獨傳豈果忠義哀痛有足相發茲所謂遇其合者耶

楚金碑

王氏跋一〇按賈氏談錄言通微為學士工行草然體近吏中州士大夫效習之謂

為院體此碑清圓有餘遒勁不足

得顏尚書小許鉤磔便脫此病

書近秀媚風度亦可觀第結構全疎欹傾聊且頗似初
學書者顧何以亦負時名石今尚不磨泐豈係重翻本
摹其泛駕遺其駿骨耶

嵒臺銘

王氏跋一〇元結次山撰嵒臺銘見歐陽

永叔集古錄中次山凡文多從顏尚書真

卿李學士陽冰索書此篆書不知陽永作者或

自作之次山於文爾雅然不能高而愛身後名

甚銘亦
類是

次山茲銘歐陽永叔跋謂非好古者不知為可愛司寇

跋謂於文爾雅然不能高今元集中無此銘止有浯溪

銘

尉遲祠祈雨碑

王氏跋一〇攷之碑詞則唐張嘉佑祈雨於尉遲勤之祠應而屬吏

紀者也勤為太師從子義師之役實從死焉書法絕似蔡有鄰而少放得非亦其筆耶

祈雨一應遂乃勒碑亦遂留得至今天下事固各有數耳

李陽冰篆書謙卦

王氏跋一〇李陽冰此刻雖再登石居然有殘雪滴溜之狀是

廷尉

正脉

余家有此搨本曾以飾圍屏書勁而細然筆筆有態古篆今存者少宜寶之

成德節度德政碑

王氏跋一〇右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德政碑寶臣降虜與田承

嗣韋創藩鎮之禍其人本不足道碑詞脇下為詠餞謝不文獨王士則者僅見陶九成書譜中不甚著而書法遒勁滿灑有李北海張從申之筆良可寶也碑在真定御史行臺不易搨

余搨有數本文亦稍模糊不全其字豐肉而飛動有勢法亦自李北海門中來然蕩而不疎艷而藏骨游筆間覺從容有餘態趙松雪寫碑云步驟李顧視此尚隔一

塵也評書以時代信是耳食然竟亦豈能全廢

柳尚書諸葛武侯祠記

王氏跋一〇右裴晉公度記柳尚書公綽書是時在

武相元衡幕中三公勲業年位雖小異要之不
愧忠武侯者柳於書不得稱名家獨米元章謂
其勝誠懸今觀其行筆飄灑雄逸無拘迫寒儉
之態真足埒麓第結排小疎不能運鐵腕捺磔
間耳碑在成都可七百年矣完
好尚如新得非以僻故存耶

余友詹惟柄為成都守曾寄一本字僅能具態耳以埒
麓誠懸尚有慚色何得云過之裴晉公文是唐時常體
然頌武侯語甚精殆志意有符契哉

董宣傳

王氏跋一〇碑前有四字篆書漢董宣傳傳作中楷結法俱精雅有方圓意而不具

人姓名當是唐能書者書之也

唐人固多能書者第不知何為獨書此傳

柳書西平王碑

王氏跋一〇西平忠武王神道碑裴晉公文柳常侍書石刻在高陵

縣墓所苔蘚剝蝕字畫僅存然要之含蓄於元秘也至於料吐番背盟事文中絕不載豈有所諱耶所記官秩如初拜清道郎後以邊將入為神策都知兵馬使始加左金吾衛將軍未嘗為右金吾大將軍復以神策先鋒討田悅加御史中丞再加御史大夫左散騎常侍非檢校官所記諸子僅十二人史稱十五人皆當以碑為正耳

太保聽能求誠懸書父碑亦可謂有意不朽矣晉公名相也文雖不及韓柳然言之足重過之且亦非不能文者聽此舉未為全失若近世其人貪邪又不解摘辭乃徒以官爵高趨之此則又出李聽下數倍者也使李愿若在或尚知乞昌黎文然是時愿已亡矣

元秘塔碑

王氏跋一〇元秘塔銘石刻在關中會昌元年建柳學士公權書裴觀察休撰

又十二年休始以鹽鐵使入相此碑柳書中之最露筋骨者通媚勁健固不乏要之晉法一大

變

耳

柳書惟此碑盛行結體若甚苦者然其實是縱筆蓋肆
意出之畧不粘帶故不覺其鋒稜太厲也全是祖魯公
家廟碑來久之熟而渾化亦遂自成家矣此碑刻手甚
工并其運筆意俱刻出纖毫無失今唐碑存世能具筆
法者當以此為第一

復東林寺碑

王氏跋一〇復東林寺碑柳河東書
是年大中丁丑河東自太子賓客復

拜常侍又二載以太子少師元會占奏耄謬奪
俸書碑時蓋已幾八十矣中多作率更體而小
變通勁為文
弱亦可愛也

誠懸幾八十猶能書碑平生作字甚多何目力乃能不傷如此近文氏父子亦然殆是天縱

集柳書普照寺碑

王氏跋一〇此碑道勛方整有一夫當關時力視誠懸真蹟不

啻如之金狄人奉金教猶不忘臨池江左吳傳朋張即之輩為可愧也撰文者為仲汝文粗能其家言第云寺故右軍王羲之捨宅者委右軍渡江時未十歲當是淮南公捨耳

柳書露筋骨易於摹刻故雖自碑刻鉤勒來亦不甚失金狄但知立碑集書者固中原人耳

李劍州碑

王氏跋一〇長史名廣業曾祖淮安王神通父雲麾將軍璿子為都統國貞貞

子庶人琦也以琦故立碑碑立之未五年而琦用
叛修碑辭多泐闕不可讀書撰人有曰尚書刑
部侍郎上柱國原武男有曰使持節華州諸軍
事者而皆不可攷矣書法極清婉可觀集古金
石諸書俱遺
之因志其畧

此碑不甚行想亦以錡叛逆故令人搜出則以字故耳

濟安侯廟記

王氏跋一〇濟安侯廟記在華州蓋
昭宗自華歸長安褒賞節度使韓建

而及於城隍之神者也記為諫議大夫李巨川
撰拾遺柳懷素書所載與史皆合特巨川所諛
建詞過當後梁兵下華州以建所為表檄書奏
皆出巨川手又為建畫策殺十六宅諸王逐禁
旅斂藩鎮資數而修之距碑成僅一年耳吾
故記其事以戒夫文人之貳心而脂辭者

唐末事真令忠義人憤恨班孟堅曰哀平際會禍福速
哉唐茲時亦然

僧彥修帖

王氏跋一○彥修蓋與亞棲蛩光齊名
者作詩語如避機懶婦書法如淮陰惡

少年風狂跳踉俱
非本色可歎可數

彥修書雖跳踉然骨力猶存總是素師餘派

蔡忠惠萬安橋記

王氏跋一○萬安天下第一橋
君謨此書雄偉遒麗當與此橋

爭勝結法全自顏平原來惟策法用虞永
興耳畫錦堂差近之荔枝茶譜不足道也

君謨此記全步驟中興磨崖碑第微覺肉勝碑原係兩

石嘉靖中遭倭患燬其半土人取舊本摹補之前一片仍舊刻也

蔡端明荔枝譜

王氏跋一○蔡君謨荔枝譜一卷昔人評其書嚴正方重如土偶蒙

金今無乃類之乎此本東木刻在閩中故不能
大佳耳白樂天序稱荔枝樹形圓團如帷蓋葉
如桂冬青花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柔如葡萄
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
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蘇子
瞻詩云海山仙人絳羅襖紅綃中單白玉膚此
皆為荔枝傳神君謨不及也然彼是巴
蜀嶺南荔枝耳似不足辱二君子語

樂天序子瞻詩皆是俊語此須乞虞永興歐陽率更書

之若端明荔枝譜正可自書耳

畫錦堂記

王氏跋一〇韓魏公以上相作畫錦堂於相州時政陽文忠公以參政為之記

而蔡忠惠以三司使書之時稱三絕又謂忠惠每一字必寫數十赫蹠蹠合作而後用之以故

書成特精絕世所

謂百衲碑者是也

凡書貴有天趣既係百衲何由得佳且刻碑須書丹乃神若寫數十赫蹠蹠合作之不知若何入石如用朱填則益失真矣

韓魏公書北嶽廟碑

王氏跋一〇北嶽廟在曲陽中有一白石梁相傳云是韓

時從瘞飛至者因祀於此其說迂誕不可信然
古樹遶疎有二塑鬼奇甚皆千年外物碑刻亦
是稱

魏公書全師多寶塔碑但用力未深祇得其形似所以
方嚴多秀媚少然聞當時效之者頗衆則以其勲業故

淮瀆廟記

王氏跋一○大中祥符間修淮瀆廟知
制誥路振記之書則待詔楊遵度也二

子於名俱不甚傳文蹈拖固其習
書法甚熟於聖教而用筆稍粗

大相國寺碑

王氏跋一○右寺碑在大梁翰林承
旨宋白撰待詔吳郢書完好若新立

者白亦頗有文名而詞蕪雜不工郢雖
不能脫祇侯習頗通勁殆類誠懸集書

宋初沿唐習能書者尚多此兩碑猶非其佳者海南黎君華曾示余數碑皆道媚有姿雖不及唐人以趙松雪視之未知孰勝

宋真宗先天太后贊

王氏跋一〇真宗此書在亳州龍德宮通逸有致蓋以其

年正月謁龍德耳先天太后者老子之母也唐系自老子尊徽號曰玄元皇帝故太后之號因之乃宋亦爾耶

真宗好文之主書固宜工

嵩嶽廟碑銘

王氏跋一〇右嵩岳中天王廟碑盧崖州撰有唐季衰薄之風孫崇望蓋

以書待詔者運筆圖熟
毋乃通微院體之遺耶

此書未佳猶在大相國寺碑下

大觀御製五禮記

王氏跋一〇大觀五禮記石刻
在大名舊城字畫不甚密而道

朗可取或云徽宗御筆也徽宗能作
瘦金書於楷法不足或是蔡京耳

徽宗以書畫自務果其書必標以御筆或有押字若蔡
京書贊茲盛典恐亦必書名今無款識當祇是待詔書

爾

醉翁豐樂二亭記

王氏跋一

筆法全祖碑側記但增以秀媚然亦有雄古氣大約蘇書大乃愈佳也司寇公素不甚滿永叔若此二記恐弇州集中亦未能多有法何必古醉翁記以散文行賦體正自奇處可謂前無古人第不可有二耳豐樂記意不深而醞籍有餘味其精神祇在求戰地不得遂轉入休養生息意前後掩映機軸甚妙坡翁書與此二記正相稱也

荔枝丹帖

王氏跋一〇東坡公書柳子厚羅池銘辭逆勁古雅是其書中第一碑子厚英

秀鬱鬱未吐沒為明神亦是常理獨
怪嫚客死當是伊任文態未洗盡耳

余無此石刻本然有一墨本乃鄧張君所惠似是用
鈎法具間架後乃更用筆書之者穠艷而勁發有勢疑
是南禺先生所臨因此思其原本必絕妙今跋稱是坡
翁第一碑諒不誣也羅池神能使嫚者死世俗驚畏正
在此司寇乃以任文態嗤之是董狐筆

金剛經

王氏跋一○坡書金剛經刻石者二其一
後有甘昇提舉跋為甘刻其一前有篆書

十餘字凡坡書皆法多拂起是右軍臨堂示筆
意甘本失之今此舊本也第石理麗漫鋒鍛多

中斷

耳

金剛經是釋氏心印品第不知坡翁書此是欲治心是

欲種福

蘇書三十六峯帖

王氏跋一〇坡公此書古雅大勝季海賦極不足言亦不見坡

翁集

中

長公諸小文字多不存稿此賦是以書傳耳

蘇書歸去來辭帖

王氏跋一〇此帖頗似季北海流便縱逸而小乏道氣當是三

錢雞毛筆

所書耳

前歸去辭字畫全不佳後題跋六行稍縱逸有態此碑
是延祐乙卯彭澤縣摹刻者當是石理粗刻手拙耳司
寇後於文休承處見佳臨本有跋極贊其佳慎戲題此
雞毛筆語云罪過

表忠觀碑

王氏跋一口武肅王初有國將築宮塋
氣者言因故府大之不過百年填西湖

之半可得千年武肅笑曰世有千年而不出真
主者乎奈何困吾民為遂弗改此其智有足多
者五代史歐陽
勳筆未盡微也

觀中碑今已重摹擘窠大字與醉翁豐樂記同法而更

加嚴重若以飾園屏信偉觀也荆公與長公極不合乃獨稱許此文可見古人服善宋人言荆公初見時極擊節連曰此何語也數次繼乃曰此三王世家也潘子真又謂公云是漢興諸侯王年表此兩語皆是似三王世家是形似諸侯年表是神初據形言久之乃悟其神耳文得於神斯善法古矣武肅王草莽英傑事要不能盡善惟知安心待真主始終臣事中原故能保其封疆耳其不填西湖亦是此意司寇據錢氏私誌謂五代史係

歐公懟筆恐未然歐公平日推尊文僖公甚至歸田錄
所記惟贖珊瑚筆格一事稍短於明察然亦不失為厚
德其他若好讀書若不得於黃紙書名皆佳事好讀書
尤為不易及何得云非美談武肅乃文僖曾祖有何大
怨直至上誣及歐公曾同謝希深遊嵩嶽歸抵香山錢
公遣歌妓往謂因挾一妓為錢公所持尤非文僖固不
純亦不因歐公言損品大抵凡子孫類為祖父護前稱
道微未至怨遂歸焉文人負謗皆緣此近世尤甚凡頌

人必得如孔顏乃滿志若止如孟子與云有圭角卜子夏云見紛華而說亦卒不快矣但不意弇州公亦未鑑錢氏懟說

東坡陶詩帖

王氏跋一

司寇公後以此彙入小酉館帖中共詩三首孟夏草木長一首人生歸有道一首種豆南山下一首使非幼于搜得便終湮沒古碑不為人所知沉埋於苔蘚中者何限哉

蘇書連昌宮詞帖

王氏跋一口長慶集中百官隊仗避岐薛宋人多譏之謂岐薛

二王物故已久為元微之悞用事今書作岐路蓋真本也

作岐路最是正與下車鬪風句相應

蘇書中山松醪賦帖

王氏跋一

此賦不為甚工坡翁乃好書之豈固有獨得韓公所謂
惟以自嬉者耶

東坡絕句松醪賦帖

王氏跋一口東坡絕句三十首松醪賦一首用筆流利輕

俊指腕間蠕蠕有生意文符語精
八法者吾嘗得其臨本終不似也

謂流利輕俊信然第筆勢稍寬弱豈刻手拙耶然蘇公字但小便弱亦不獨此

馬券帖

王氏跋一〇子瞻以天廐賜馬遣李方叔使駕之而為書券魯直又為跋索十萬錢

大是佳話

馬券事甚奇可賞三公皆名流彼買者想亦非俗士倘獲挂名券中十萬錢不為費

東坡告史全節語

王氏跋一〇坡老言詩至杜工部書至顏魯公畫至吳道子天

下之能事畢矣能事畢而衰生焉故吾於詩而得曹劉也書而得鍾索也畫而得顧陸也為其

能事未盡畢也

噫此未易道也

能事畢三字絕有分曉畫吾不能知若謂詩文字至杜
韓顏三公而極余未服也蓋藝至此乃全入今其機竅
入人心髓令人為藝若刻意搜求未有不入三派者其
道至此窮矣無但曹劉鍾索即先天以前猶別是一面
目今人若舍三派必須力倣古先方能絕類不染不然
忽不知已入窠臼矣何仲默謂古詩亡於謝古文亡於
韓亦是此意第褒貶不同調耳

東坡雜帖

王氏跋一〇右坡臨懷素王右軍桓大司馬各一首雜詩二首桓字元子今跋

尾稱龜子又云征譙縱時書皆誤也

征譙縱者劉裕此當是平李勢時書

龜子或不誤古人讀書多當別有據不當以譙縱累之

東坡詞

王氏跋一〇坡書此黃州二詞行模大小絕似表忠觀碑遂無一筆失度恐好事者

若聖教之勒石也內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語人或憂之而公敬歷禁從節帥又十六年而後歲四百年後乃為唐伯虎作識無情之能感有情也如此

謂是詞字如聖教勒石是漢庭老吏筆伯虎祈夢祇得中呂滿庭芳字耳然則何不取百年裏渾教是醉三萬

六千場而自認強半無多語耶人自錯反令夢不錯大是怪事

寄文與可絕句三十首

王氏跋一〇公此書不甚假腕力而遒婉秀媚有筆

外意詩亦多清麗可喜豈公以此君故辦香洋州使君耶

書儘饒態第不甚強勁

蘇長公行草醉翁亭記

王氏跋一〇新鄭公家藏蘇書醉翁亭記今刻之石

結法遒美氣韻生動極有旭素屋漏痕意第不類蘇長公余見蘇行草不少惟渴筆一二得似耳正書遂無毫髮且公此書既不登石不應復用前跋豈公沒後有王逸老者居恒欲出懷素

上乃其筆耶或南渡諸公如陸務觀張溫甫輩
親卿耶石刻戲書之耶又念三君不辨此妙境
令人悅悅跋尼趙吳興小懷弱而疎不應稱宋
及趙子固沈啟南吳原博跋恐亦未為真耳

余曾見此搨本無但非蘇公書亦非宋人書其使轉間
雖勁有力然不免帶俗帶邪頗類近時李太僕及長沙
相兩公脚手又間雜以解縉紳宋仲溫法此等書固時
有當是正成間老臨池手耳新鄭相獲此帖於徽邸甚
自寶愛即其弟姪亦不能多見後江陵相自家入京時
過新鄭宅語談間忽問及此卷既去高公曰彼豈尚索

我賄耶因更侑以別物并卷餽之張受之去人或言張後復以卷構高罪則未可信

山谷書狄梁公碑

王氏跋一○昔人謂狄梁公事范文正公文之黃文節公書之

為海內三絕然文篇法既俳書勢亦頹側未足絕也黃正書不足存有韻無體故也

宋初尚多排體文正此碑是詞科高手然亦不落莫魯直書稍大乃佳尤貴蒼老此書有嫩氣又小故姿態未溢祇覺傾側要之文與書亦皆足傳第以並梁公之勲業為三絕未免有慙色耳當神功聖歷間持正論者頗

多亦不獨二王但后所倚重在梁公故梁公專其功姑
姪母子兩語人皆誦之謂梁公以此動后愚意竊謂未
然此語於理甚淺后亦豈不知且后既自稱帝矣所行
原係反常事若已為周太祖而承嗣三思下以此世及
即如此立廟以不遷臨百世於后心亦何不快子母詎
能奪焉第后知識明達見爾時人心未忘唐惟任婁狄
姚宋輩所以天下安然若盡付之楊再思來俊臣諸人
手則徐敬業等當更環視而起必不能一朝居矣即使

不聽梁公終不返廬陵后身死後衆臣亦必共推戴睿
宗果立承嗣為太子亦祇足供北軍之誅耳后無雄傑
為輔故事不成梁公能不動聲色使奸邪斂迹此所謂
取虞淵之日

山谷中興頌碑後詩

王氏跋一○山谷中興頌碑後詩是論玄宗語俯仰感慨不

忍再讀迫急語曲亦令人易厭書法翩翩有致
惜摹搨久遂多失真者余謂坡筆以老取妍谷
筆以妍取老雖側卧小異其品格固已相當跋
尾云惜不得秦少游妙墨剗之崖石少游當亦
善書爾時謫藤
州故谷念之耶

此詩開口即可厭立論庸腐亦無所謂不忍再讀第就彼道中亦可稱霸滇南耳書固佳以居魯公兩廡可無愧司寇不識秦少游能書亦是異事

山谷書大江東去詞

王氏跋一○銅將軍鐵著板唱大江東去固也然其詞跌

宕感慨有王處仲撾鼓意氣旁若無人魯直書莽莽亦足相發磊塊時閱之以當阮公數斗酒

蘇此詞黃此書俱非雅品非當行而皆磊落自肆正是一派真足當阮公數斗酒余有此舊本而失却首幅不知刻石在何所愧無從覓補

山谷七祖山詩

王氏跋一○山谷登七祖山次周元翁韻詩其書本得意筆而為再

刻故且石頑而工拙所用峭拙取老取媚意殆盡其僅存者偃蹇桀驁之態耳詩亦頗自負得意語而類為拙工頑石所侵者何也人苦不自知何緣復寄王子駿

此字大幾可四寸甚易刻乃不能得其筆意信哉石頑而工拙也魯直詩自是別傳司寇亦無庸饒舌

山谷書東坡卜算子帖

王氏跋一

臨江人王說謂坡此詞是為惠州一女子作意或近之

食時五觀帖

王氏跋一○涪翁食時五觀乃小乘經痛語耳然不可不時使何太宰王

侍中讀之筆法極
輕弱而鮮餘味

余有此舊搨本字畫飛動筆力最熟最精勁當是涪翁
佳帖司寇乃以輕弱少之殊不可解豈得其翻刻劣本
耶

涪翁雜帖

王氏跋一〇涪翁草書自作偈語一通
又唐詩二首此公自謂得長沙三昧一

時亦翕然歸之其風韻態度誠翩翩濁世佳公
子也即無論結構與素師手腕有剛柔之異識
者自得之

素師手力勁然字形醜涪翁手力弱然字形媚

廬山高歌

王氏跋一〇歐陽公廬山高自謂出李杜上不滿識者一笑然其雄勁豪放亦

是公最合作詩也山谷此書恣態猶存而鋒勢都乏豈石頑工拙故耶

歐公初為此詩梅聖俞恨未見郭功甫為頌之聖俞極
歎賞令再誦因置酒又再誦每誦一遍酒數行如此十
遍竟不交一言而罷今司寇乃短之如此亦時尚異耳
歐公失處乃由用險韻又不能以五七言之却作枝
蔓語輾轉以就其韻故味不長然歐詩他佳者尚多謂
此為最合作詩亦未然

蔡卞靈巖寺疏

王氏跋一〇米南宮謂卞得筆此書圖勁道美有兼人之力而時以

已意參之蓋有書筆無書學者要之不可以人廢也

曹娥碑

王氏跋一

蔡氏兄弟固皆能書然學力不深其得附蘇黃米三公後是以官重今黜去以君謨當之是以人廢

米南宮天馬賦

王氏跋一

韓宗伯有一墨本示余頗豪勁有態詹東圖謂是真蹟余細觀之即此碑臨出本耳鉤填蹟顯然

米南宮雜帖

王氏跋一。元章三絕句又二紙神氣奕奕射人令人覽者爽然

元章帖石刻者少此石不知在何所亦未盛行

米元暉夫子廟記

王氏跋一。米元暉書夫子廟記石刻在吳城中書亦秀穎可

愛但結法既不古又乏變態耳

今人學元章不成多似元暉祇習父業不能探其原本

故醞籍少

趙子昂帖

王氏跋一。吾鄉人陶氏治地得藏石凡法帖十卷後二卷為姜堯章盧柳南

餘俱趙吳興書吳興畫蘭一本清絕楚楚與王摩詰蕉蘭同韻此帖為顧善夫所刻內十文歸

去來辭西銘各闕數行陶諱文太史書補之文
固辭曰莫易視吾不能為後人笑端人謂太史
勝東先生補亡遠矣彼宋康王之
於吳傳朋非無此論但恨晚耳

此帖今吳中盛行是松雪通行書未為甚佳獨畫蘭果
清絕衡翁不補趙帖良是第於懷素千文真蹟却何為
手補余在唐元卿處見山谷行書石刻衡翁亦補一幅
夫何嘗不補豈陶氏無識欲此翁作偽蹟刻石耶

趙子昂雜帖

王氏跋四〇次跋云左太沖詩於曹
氏兄弟猶予昂於大令父子可謂逼

真〇三跋云服食帖家弟初見之驚愕咋指謂
吳興遂能造此妙境既讀跋尾知為臨右軍筆

也相與慨然歎佛菩薩地分不同如此。四跋
云子昂大書不如小楷書不如行豐碑大碣端
首龜趺要非其至者須於閒窓散筆有意無意
間求之耳赤壁賦刻之江右王郛與蘇賦俱變
體之

佳者

子昂於大令父子應如韋蘇州於陶彭澤氣韻非不似
然相去卻遠今謂猶左太沖於曹氏兄弟恐未足當

二王帖敬美所熟見何為不能辨服食帖臨本直至讀
跋尾始知之耶佛菩薩地位不同自是當行解

大不如小楷不如行豐碑大碣不如閒窓散筆以此評

趙松雪最為確論淮府赤壁賦余有搨本是此公得意

筆

趙吳興佑聖觀記

推官廳記

王氏跋一口佑聖觀記在杭州本觀推官廳在湖州郡齋俱規摹李北海

番君廟碑

王氏跋一口番君廟碑者記故長沙文王吳芮也芮以故番令不能為秦死特

以寬厚得物情歷數代而卒垂三十年而人祀之有加不亦幸哉元學士明善文趙承旨孟頫書皆暮年筆故老勁而書无可喜也

趙碑字多方穩故韻不長番君碑較蒼勁司寇責番君

不死秦秦有天下祇十五年尚不能死楚何為死秦亡
秦必楚謂為楚報秦可也

道教宗傳碑

王氏跋一○碑為集賢修撰虞集撰
學士承旨趙孟頫書蓋叙真人張留

孫元教之所由始自張聞詩而下及其徒陳義
凡八人皆贈真人留孫位已至開府而其孫
吳全節亦階特進元之名器濫觴至此哉且虞
公修撰集賢而留孫實知院事其文與書雖美
不足
論也

元俗大約尚鬼故奉道釋教特隆重留孫尚有像贊及
碑銘俱趙子昂撰并書在今都城延祐宮書與此同文

不及虞也

虞文靖垂虹橋記

王氏跋一〇文靖此帖儼雅中有餘意不失中古衣冠可重也

重建廬山東林寺記

王氏跋一〇右記為垂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撰所志寺顛

末頗詳而書亦圖

婉可愛特少適耳

文靖碑不多見此兩碑尚期搨來一讀之

孫真人碑

王氏跋一〇孫真人德或碑鄧集賢文原撰趙承旨書德或即書重陽真人碑

者承旨此書不甚取骨而姿韻溢出於波拂間蓋能用大令指於北海腕者也

一道流而能令翰林諸名公為撰文為寫碑彼時道教

之重如此今時不能爾也

王重陽碑

王氏跋一〇右碑為金密國公壽撰至元而道流孝道謙書之亦適偉有法按

重陽名壽初業儒不成去業武不就偶以遇異人得度遂為全真教主張大其說而行之者皆

其徒丘處

機力也

馬丹陽碑

王氏跋一〇丹陽真人初名從義後名鈺重陽上足也碑為元學士王利用撰

而道流孫德或書文頗詳
肥而書尤勁有魯公遺意

道流固習書元時書學尚盛故兩人書皆可觀

王重陽仙蹟記

王氏跋一〇重陽仙蹟記金翰林修撰劉祖謙撰而姚牧菴遜至元

世祖朝以安西文學為書書法全學
宋文貞碑此之孫李不作墨猪氣

元時仙教大興諸仙蹟詭異者甚多不獨王馬兩公豈
賢傑不為用皆逃而之羽化耶

雪菴茶榜

王氏跋一〇元僧溥光書茶榜其詞紫
方袍底語耳不得禪悅真味書法風骨

頗遒勁畧具顏柳
及眉山豫章結法

此茶榜刻今世多以飾屏字全師顏魯公雖天趣未流
動然亦有骨力余曾見此僧他墨蹟頗遒勁可喜

趙承旨郡學碑

杜待制清真觀碑

王氏跋一〇右趙承旨郡學碑杜待制清真觀碑各一通併為

一帙杜規摹趙遂無一筆失度政猶羊散叔之於小王耳

杜待制何名其書未見

宋璩千文

王氏跋一〇仲珩此書頗得晉唐人筆意圖熟流便有弄丸運斤之勢惟結法

小疎耳

不知此千文是何體世所傳舍人書多行草耳

俞紫芝四體千文

王氏跋一〇俞和元末人紫芝其別號也刻意吳興頗稱優孟

此四體尤精然不免露本色耳宋俞秀老號紫芝吾友俞允文絕不稱號近刻一私印亦曰紫

此三君子皆俞姓皆善書亦大奇事也

余有此帖其篆乃鍾鼎文據文徵仲跋謂是做趙文敏書

宋克前後出塞詩

王氏跋一

此刻在關中今每以裝於懷素千文後不知何說豈石相連耶字亦小有致然無古意祇以章草法助佻勢未為甚工

七姬帖

王氏跋一。七姬誌銘為潯陽張羽撰宋吳宋克書文既近古而書復典雅有元常

遺意足稱二絕第其事大奇而不情楊
用修跋可謂得其隱真漢廷老吏也

跋謂其事大奇而不情極欲得讀之恨未覓得

枝山十九首

王氏跋一○京兆此書清圓秀媚而
風骨不乏在大令下李懷琳孫過庭

上真蹟在休承所近聞

以桂玉故驚之藏人

已見前停雲館帖中

祝書唐初諸君子帖

王氏跋一○祝此跋為刻褚
登善者祝跋已入石而登善

摹本在許元復處未及授刻為恨筆法
清婉貴麗置之武德貞觀間誰能辨也

跋已入石而摹本尚留亦是異事褚書是何帖跋未明

祝京兆味泉賦帖

王氏跋一〇此書二十行外隸分溢出古雅有餘若鉤剔之際

少加含蓄

便是大家

王文恪墓誌

王氏跋一〇此書方於晉而疎圓於歐而不局是祝金石中第一手

毛中丞夫人墓誌

王氏跋一〇此書視王文恪志銘運筆小圓形差區古雅亦相

亞也

六體

王氏跋一〇韓淮陰自謂用兵多多益善此帖近之惟學素師腕差弱耳

王文恪墓誌最有名然余尚未見六體帖舊曾有今失去亦不為甚佳祝真書有一種近隸者雖古勁然頗倨

強非本色

君子亭記

王氏跋一○陽明先生謫龍場用王獻張薦例為亭竹間而手書記於壁後人

為摹刻之書與詞皆工而差可讀也

陽明先生書晚年最蒼老入妙此書尚覺如河朔少年
省拖而不可耐不知弇州公何為反取之若論文章固
是此時者工

王新建紀功碑

王氏跋一○新建既倖宸濠獻之歸待命於南昌而勒者也

文成公凡功成每有手書碑紀之文與書皆磊落可喜

華氏義田記

王氏跋一〇華從龍先生此舉是范氏家法應德此記宋文之有致者微

仲此書漢隸
之有鋒者

徵仲自矜隸書然刻碑者少用以存模古意亦足醒眼

豐考功筆訣

王氏跋一〇豐考功筆訣一冊故鄣人豐道生所著道生初名坊以罪竄

易今名皆采古八法精語而時附以己意其最
宗者右軍耳兼享魏晉而旁及唐人至宋元及
近代則齒牙餘剔耳吾謂豐氏有
書學而無書才者此亦一徵也

余生平見南禺公草書甚多皆精勁有古法臨古帖尤
妙唐元卿稱為我朝第一惟未見楷書此帖所刻稍拘

弱未為快也隸篆是勉強為之視文氏父子遠遜首五章論書法甚精學者可置座右第中釋折釵股一節謂是水墨得所肉勻骨勁泯規矩於方圓通鈎繩於曲直嚴重渾厚而不為蛇蚓之態則似未然折釵股乃是草書中波畫用已退筆擲之其又頭處類折形微曲處如釵股右軍草帖中有一筆絕似吳中一友曾指余其帖今不常有今閣帖第八卷末後詫字外臂懷素自叙帖中張長史長字上二筆俱微有此法是筆法精熟中簞

弄奇態所以妙若如南禺所言則祇可如釵股其折字
說不去又凡金鐵物類僵而不活若但欲其勁而曲又
何必取論於釵愚此解未敢自謂是願知書者辨之

書畫跋跋卷二下

欽定四庫全書

書畫跋跋卷三

明 孫鑛 撰

畫

史道碩八駿圖

王氏跋一○謝赫畫品謂史道碩師曹衛與王微齊名而王得其意

史得其似不無甲乙至李嗣真續畫品雖屈第中上然在二曹顧陸前則與赫異矣貞觀公私畫史稱史有八駿圖為隋朝官本宋宣和帝因之遂入畫譜此卷首雖殘破然有秘殿印記即趙吳興白錢塘亦定其為史本無疑也余嘗考圖畫見聞志謂晉武帝臨御得穆王八駿圖本

令道碩摹寫之歷宋齊梁陳以為國寶至隋破
臺城為賀若弼所有齊王暕以駿馬四十蹄莫
錦四十段購得之尋獻煬帝至唐貞觀中勅借
魏王泰因而傳摹於世今此卷無貞觀小印當
是人間摹本第其絹素精古筆力高妙與郭若
虛所記無不脗合段萬歷初黃金臺買此以為
差勝駿骨
遂識於後

萬歷丙子西域貢一馬云是千里馬主上不受余時在
客部曾同僚友觀之於時聞者亦爭來觀馬高可五尺
神氣壯偉若奔蹏不可羈首直昂上腹下自項直至尾
有脊骨一帶人曰此龍種也世傳八駿形狀怪異不類

馬今觀此圖何嘗不類馬惟昂首及腹下脊骨是其奇處正與貢馬同耳弇州公得此圖正在太僕因遂刻置太僕廨中余有搨本馬高八尺曰龍貢馬若以周尺計之亦既八尺

勘書圖

王氏跋一〇右一卷相傳為唐文皇訓子圖閭侍中立本畫元故恒陽文正王手定

為神品第一圖中隱几而坐者天顏肅穆目力注視奕奕有生氣童子娟好靜秀展卷畏篤一武將拱立豐下而謹若不敢肆者能可想見其拳旗挾持之力餘一侍童二介士皆各得其意上有宣和徽印初翳若霧余令善工洗之則硃色隱透光彩射眉睫間而器物之妙絹素之精

斷非後人所能贗者第文皇面頰而虬髯挺發可畏以故世稱之曰日表曰鬚聖令像頗不甚合且爾時數承乾則不應命立本圖教高宗則已長亦似未通而余又嘗考宣和畫譜立本所遺無此圖僅有偽蜀黃筌勘書圖二卷此豈其一耶蓋宋初諸降王中惟孟昶有天人相見於花蕊夫人所供其童子為元詰武士為趙廷隱而當時進御者以勝國故不敢具其實故目之為勘書圖理稍近耳第其冠服類六朝不甚似五代則有未可曉者

按東觀餘論有北齊勘書圖跋云是楊子華畫今司寇謂此圖冠服類六朝正相合但黃跋謂人物衣冠華虜相雜又云所寫人如邢子才魏收輩豈在其間乎又云

他本尚餘兩榻有啟軸隱几而仰觀者有執卷搢如意而沉思者數輩蓋當時畫此弗但一通也今此圖稱隱几而坐者天顏肅穆童子展卷一武將一侍童二介士則又不相合豈黃筌用古裝寫今事耶宣和帝不妄署果孟景彼時必有人識之今既衣冠類六朝北齊圖又云有數本然則當是黃臨楊簡畧本耳

石刻十八學士圖

王氏跋一〇右十八學士圖督府叅軍李子獲閭中令舊本摹

勒上石所謂周肪貌趙郎併得性情者也

余曾見此石本無他布置景物止一人一像十七人俱
向左獨許敬宗身仍左而面特轉向右好事者或遂謂
露傾邪狀夫許豈無正面時豈果閤令有意為之耶

摹閤立本十八學士

王氏跋一〇余為李參軍書十八學士石刻之明歲而公

珮以畫本見遺云自青瑣摹得者其人物極為
精雅服有緋紫青綠四色皆中裘而獨蘇世長
黃冠禿無髮腦傍有七黑髮若星者極肥而短
額鬚鬚髮被口與虞世南面皆皺紋蓋二公仕
隋甚久年可六十房杜少而澤與史合也其間
有抵牾者圖稱房玄齡字喬年薛莊字元敬陸
元朗字德明姚柬字思廉顏相時字師古而唐
書稱姚思廉字簡之房喬字玄齡以字行陸德

明薛元敬字即名也沈存中欲以是畫而証史之誤余又考之史蘇軾名鼎今日旭顏相時亦不當字師古師古相時兄也又唐武德中制三品服用紫五品以上朱八九品用青綠腰帶搢垂頭於下用撻尾勳官隨品加佩刀礪紛悅貞觀初始以深綠為六品淺綠七品深青淺青八九品今所不可曉者房杜既勳邸元僚官品並等不宜杜青而房緋豈房封臨淄侯而如晦僅建平男耶按五等爵男亦不宜青也蘇世長以陝府長史為軍諮祭酒故宜紫然不宜于志寧陸德明亦紫二君官甚卑傳可攷又助教蓋文達綠而佩印元齡世南緋而佩紛悅世長志寧兼佩印及紛悅德明亦佩紛悅而它無之也衣皆窄袖短下束帶道繁豈其時服制尚未定耶存中傳極羣書其易持論固宜然吾尚不敢以史而廢圖今欲以圖而糾史亦未之敢也

閻真本今在兵科云是先朝所賜凡官省中者無不取
觀他好古者亦每借觀之第聞善鑒者云今藏已是摹
本先朝本不知何時為人易去此於理良有然者凡官
庫物最可易書畫尤甚無但司鑰者得施眩篋之技即
在外諸人倘有相似摹本但賄胥人數金即可潛易之
矣司寇以圖較史辨駁甚詳第圖雖贗大勢斷不錯史
傳錯謬甚多恐未足據敬美定為貞觀物云政於異同
間得之可謂子貢之億中不知難兄謂何

王摩詰演教羅漢

王氏跋一。摩詰演教羅漢圖一軸上有徽宗御題押按宣和

畫譜羅漢凡四十

六軸此其一也

摩詰精佛理此圖係用意第羅漢形貌從何處來亦有所本否若鑿空撰恐未安

陸宣公畫像

王氏跋一。余偶得唐陸宣公像於楚中絹素極古行筆有昉幹爭趙郎

風而懷頭作折上蓋貞元末公卿大夫已盛行軍容幘獨袍色慘淡似紫而已黠盡或忠州別駕時服也。今天下名為治平無諱之朝不知公而在尚有可言者否與能盡公之言否所以稱公相業能大異唐否吾與公之耳徐廷尉與繩善因書其後以遺之與繩旦夕且大用才氣

足繼公當於
其身驗之也

使公在今其遭際或不能如彼時然要無貶謫之禍其
相業定勝唐第名却恐不能如唐重

周昉擘阮圖

王氏跋一○擘阮圖相傳為周昉畫
一人坐而擘阮即蔡京詩所謂左彈

右擘弄清音者也一坐而持扇若拍口若啟所
謂手撫輕蕉口自吟者也一坐而傾聽意甚專
所謂側耳含情披月影者也京不足道其詩亦
常語第奉宣和帝命題此詩而帝手署三字用
瘦金體極道美押法尤妙攷宣和畫譜不載昉
擘阮圖僅周文矩有之文矩五代人也一時名
手此圖設色運筆風神態度幾可與顧凱陸探
微爭衡似非文矩所辨若文矩畫帝亦不令京

題詠也

弇園九友樓記稱所蓄名畫以此為冠按後續跋此圖
係挂幅司寇於挂幅例無跋今獨跋此想亦由愛重之
故爾第不知此跋寫於何處一古畫至今人主手署字
宰相題詩又鑒賞皆精自是太平盛事不必引政事槩
貶第恨不令嘉祐帝及永叔當之

宋徽宗紅橋瀾瀾圖

王氏跋一〇宣和帝遊後苑
龍翔池見雙瀾瀾翹足紅欄

之上因戲為此圖設色不甚深而目睛羽文駢
接自得之狀描寫都盡復作數百言叙其事書

真所謂瘦金體乍看不得佳結法亦時時露疎
稱而天骨道美逸趣藹然於細觀得之信不在
李重光下也按鄭公壽畫繼稱宣平五年賜宰
臣以下燕瓊林侍從皆預酒半遣中使持大杯
宣勸因以此圖示羣臣靡不環立聳歎稱服神
妙然則當其時帝固自寶愛之若此而四百餘
年後乃入吾手為遊目助不大幸耶鯨生
見帝書畫便以為議論中奇貨吾不爾也

宋帝畫余不能評據畫繼所記酒半宣示羣臣事彷彿
貞觀餘風令人歎羨鯨生今已化為臭腐無庸談總之
人主好藝猶勝別好從余冢宰兄魚脊論此猶在善一

邊

徽宗三馬圖

王氏跋一〇里人顧君出宣和帝三馬圖示余或以行筆稍露蹊逕疑為

臨本顧其飲齧騰嘶之態溢出嫌

素間縱爾亦是隆準公的喬耳

前瀾瀾圖據相傳謂是偶覩瀾瀾因描寫者當的是御筆若此等圖恐不無係供奉輩代作

范寬山水卷

王氏跋一〇范仲立畫與李營丘甲乙俱在神品此卷層巒疊嶂掩映向

背自有條理與宋人評遠望不離坐外者誠相合哉

我舅氏見湖翁有寬山水大軸嘗以示客余時尚幼不能知所以佳徒隨衆玩賞而已又戚黨中一相知自云

有寬挂幅甚佳為要人強取去餽一權相初時自裝潢
人洩之彼因置酒酣暢間婉轉游說度不能已因贈之
權相得之大喜所藏寬畫數十軸皆出其下後此君受
要人惠殆逾千金今此畫是橫卷不知視彼軸孰勝然
山水宜遠觀應貴挂幅

高克明雪霽溪山圖

王氏跋一〇宋絳州高克明
受眷仁宗累官至少府監主

簿賜紫仍畫院供奉大梁劉道醇第其格燕行
李營丘范華原雖屈居妙品第一而謂其端倪
謹退尤喜幽默多行郊野間博山水之趣箕坐
終日歸則求靜室以居沉屏思慮神遊物外景

造筆端所請豪舉之士即勢迫利購弗應也○
卷尾二跋為徐武功吳文定書亦是素師首坐
蘇長公入室當武功時在劉完菴所文定為沈
石田周題已不無楚弓之歎今又再易主屬之

家弟
矣

今人談帝王畫輒舉宣和帝令人悶鬱便欲戒藝然不
知慶厯帝亦善繪事夫留心圖繪研究其趣此豈徒無
妨於治當更有益於陶性情也仁宗畫今不可見矣觀
克明所以受眷足知帝賞鑑之精夫其端愿謹退博山
水之趣箕坐終日豪舉之士即勢迫利購弗應此其人

品固已超絕徽宗時立博士程畫畫院人至累百然鄧椿謂其為人品所限多泥繩墨未脫卑凡嗟乎二帝之藻鑑宣待韓范富歐及京黼輩然後辨哉

郭熙樹色平遠圖

王氏跋一〇右郭熙樹色平遠圖一卷按熙河陽溫人渠宗若

虛稱其施為巧瞻位置淵深雖復學慕營丘亦能自放胸臆巨障高壁多多益壯至宣和帝則盛推李成而謂熙與范寬雖自成名僅得一體然熙之傳世者多號平遠與若虛所記頗不同

卷尾趙松雪虞道園馮海粟柯丹

丘輩皆勝國名士恨語不甚稱耳

熙字淳夫所著有林泉高致一卷論畫家旨趣頗可喜

據郭若虛序熙即其父令司寇乃云渠宗若虛且所稱
施為巧贍等語亦非子稱父體豈序刻誤耶平遠二字
已見圖大概亦宜遠觀者也

文與可畫竹蘇子瞻詩

王氏跋二○東坡先生嘗贊石室先生畫竹曰詩不

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又為作贊當谷詩○余所有此一幀乃石室先生竹而東坡先生題語真足三絕○次跋云此卷有李衍題所宋人善畫竹者也鄧文肅趙仲穆柯丹丘皆元名士也舊在文待詔徵仲所文極愛之時真几案間舍弟得寓目焉余不意購得一賈人肆中殊自愛且以慶此卷之得所歸也

宋人謂與可是竹之左氏子瞻却類莊子又云東坡之竹妙而不真息齋之竹真而不妙息齋即李衍也鄉先達史鴈峯公宦吳中曾得挂幅一軸嘉興項氏圖畫記內文與可竹下注云一軸在餘姚史鴈峯家序其先來歷甚明余曾及見果清風襲人第尚不識其所以似左傳處此卷有東坡詩又有息齋題畫竹名手備矣宜衡翁之愛之也

烟江疊嶂圖歌

王氏跋一〇余既已和蘇長公韻
題此卷後續覽宣和畫譜目有秘

藏晉卿烟江疊嶂圖及考聖朝名畫譜則又稱
烟江疊嶂圖行於世然則晉卿作此畫有二本
其行世者為王定國畫而長公作歌者也當宣
政間詔天下斷公文及墨蹟進御之本豈應復
留公歌於後而畫首乃有秘閣圖印蓋定國之
本僅餘公墨蹟而畫已失矣御藏晉卿別本又
有江山平遠及千里江山圖安知不流落人間
好事者取以配公書為一卷作蕤林奇觀耶若
以為延津之合則吾未敢蓋歌詞與畫境小牴
牾耳至於分布構結紆徐掩映之狀妙極工緻
斷非南宋勝國人所能辨而蘇長公筆法精
純古雅為平生冠又不當叅置蟬螭之足也

凡古人所好書詩文皆不止一本其所喜圖畫亦不止
一本司寇以歌辭與畫境小有牴牾定為好事者配合

良是但蘇公歌恐亦未必即係為王定國書者耳

飲中八仙圖

王氏跋一。唐開元中八仙為少陵拈出覺竹林太寂寂也

八公酒德未必過竹林正自可相伯仲耳賀監行草李相雅度恐亦不易及

馬遠十二水

王氏跋二。馬河中遠畫水遠不以水名而所畫曲盡其情狀畫凡十

二幀幀各有題字如雲生滄海層波疊浪之類雖極柔媚而有韻下書賜兩府三字其印章有楊娃語長輩云楊娃者皇后妹也以菡文供奉內庭凡遠畫進御及頒賜貴戚皆命楊娃子題署云然不能舉其代及編考畫記裨史俱無之獨往往於遠他畫見楊蹟如一。此卷初識陸

太宰全卿家李文正吳文定王文恪俱有跋。
次跋云題畫後考陶九成書史會要楊娃者果
寧宗恭聖皇后妹也書法類寧宗凡御府
馬遠畫多命楊題之大兩府者楊石也

單畫水甚奇楊娃題畫足媲美上官昭容惜不覩徐賢
妃為文皇署右軍文二卷蹟耳

石刻聖賢圖像

王氏跋一〇石刻古今聖賢圖像
凡百二人在紹興郡學三代以前

雖內府所藏亦以意會耳唐文皇虬髯遠喙天
下稱為髯聖今本虬而不髯明皇目細而長今
作巨目梁武晚節一短瘦老公而今狀偉甚隋
文以魁異驚世而今特細瘦文中子髯下垂至
腹見於書今
微鬚而短

凡世所傳古人像多未必真然中亦間有真者第恨莫能辨耳今南京帝王廟係塑像文皇髯亦不虬梁武莫節乃老瘦此狀魁梧安知非中年像耶隋文亦不細瘦乃是像減小耳觀身露特多可見項羽戴唐烏中大可疑王右軍與令二王帖中兩本皆不同真定大佛寺有宋太祖像在殿右小樓壁上與此亦不同南京廟又不同華亭孫宗伯有板行古聖賢圖贊與此亦半不同古人已不可見由此寓羹牆想亦小快余欲浼吳中畫手

依此作絹素圖今尚未克

宋刻絲仙山樓閣卷

王氏跋一〇宋刻絲仙山樓閣頗精工而不甚得畫趣蓋

宣政間裝經像函物也若唐伯虎文徵仲歌陸子淵顧華玉跋及君諫民懌輩題稍可重耳卷初藏顧御醫世安子淵外弟亦雲間世家〇次跋云高皇帝初禁人間不得蓄伎巧一時妙蹟永絕嘉靖中有巧工得舊刻絲思之一夕而悟遂能作此今人間盛行新刻或故令揉泥成舊以索高價然亦不難辨也

宋刻絲之妙不可名狀然只是精工之極謂不甚得畫趣果也嘉靖新刻絲余亦曾見然去宋尚遠

元高尚書夜山

王氏跋一〇高房山尚書作米家山如孟襄陽詩大自簡遠卷中跋

畫勝國名士如趙虞二文敏鄧文肅鮮於困學皆精八法者虞公詩是兩馬中皮囊速後筆尤

可念也

尚書畫余四十年前在京師舊家曾見一大山水挂軸

趙松雪題其上極推重

趙文敏長江疊嶂圖

王氏跋二〇趙文敏此圖冲澹簡遠意在筆外不知於李

營丘如何驥駉欲度荆郭前矣〇跋尾諸詩虞伯生柳道傳勝國名流陳敬宗吳原博先朝學士精八法者而跋由尤畫史中董狐言故足重也〇次跋云吾嚮者見公畫以為公吳興人故

類苔雪間山水耳大江中行十日不遇風波平
如席病小間推窓對江南北諸山閱此卷便似
芙蓉鏡中美人黛眉湛睳使人
心醉以此知前輩之不易朝也

凡古人詩及名畫必須得真境較之乃知其妙芙蓉鏡
中語逸趣可想

天閑五馬圖

王氏跋一〇趙承旨天閑五馬圖或
謂臨李伯時筆奚官二紫衣杖而立

者端嚴有威度朱衣而刷者與馬受刷者一馬
鬣草者二齒相齟齬者二各極意態垂柳朱闌
恍然若飛龍天廐之在目竊謂闕右
相韓晉公合為此圖不必伯時本也

宋元來畫大約寫遠淡山水為長子昂馬雖擅名第恐

視唐技終稍讓耳

黃大癡江山勝覽圖

王氏跋二〇近來吳子輩爭先覓勝國趙承旨黃子久王

叔明倪元鎮畫幾今宋人無處生活余甚為扼腕今觀子久江山圖僅尋丈耳而有萬里之勢

〇次跋云王右丞詩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是詩家極俊語却入畫三昧黃子久江山勝覽

圖是畫家極秀筆却入詩三昧

王右丞詩中有畫昔人已言之矣山色有無中果是畫家三昧語第不知江流天地外若何畫使宣和以此為題其魁當作何經營耶

王叔明阜齋圖

王氏跋一〇黃鶴山樵阜齋圖有二幀當是一向一背以極其趣耳

松鬣極得米海岳所稱李營丘剛針法峯巒竹木室榭樓麗詳宛大足本色佳境及讀沈啟南歌云此圖彷彿竹裏館茆茨簡然傍川水倚牀張冊白日長似題前幀復有孤桐置繫几則後幀也阜齋不知何許人啟南比之輞川應亦不俗吾家小祇園寧減此第此中暫缺主人耳曹茂來先輩持以贄覽之不覺憮然

一齋乃分向背勢作二圖大是妙格前此未聞也沈啟南畫家渠率所題詩宛具畫趣第阜齋元人啟南恐未必悉其行事其比之輞川要亦是畫圖中億度之耳

黃鶴山樵雲林小隱圖

王氏跋一〇黃鶴山樵王叔明為錢塘崔彥暉作雲

林小隱圖叔明所長在重岩複嶂楓丹栗黃宏麗之致耳而此圖則清遠涵鬱大有北苑襄陽妙致驟見之以為大癡老人又疑老人不辨是也圖後意似小未盡問之王百穀云猶及見全本蓋少有浥瀾為裝師裁去耳題署者僧泐季潭叔明既手書所撰雲林辭而同時為辭賦記敘詩歌者凡廿七人多佳士而余所知僅山陰王裕金華蘇伯衡始豐徐一夔嘉興鮑恂桐廬俞和臨安錢宰會稽詹愚士而已沈道禎戲謂余惜不及文待詔生當一一為致以報蓋待詔最能詳勝國先朝士大夫始末故也

今雲林遺蹟不知在何所乃圖顧存可見畫力過木石

然文辭更久於畫但得歐蘇為記亦即可不朽

倪雲林山陰丘壑圖

王氏跋一○雲林生平不作青綠山水僅二幅留江南此

其最精者也○據題初寫寄趙士瞻後入鄒惟一家惟一所托以歿者書法亦適婉雅勝其生

平所作

雲林既不習青綠技何為一落筆便佳豈果有天解耶其畫格故不宜著色不知此圖作何點染料不必沿諸家法令人企慕若渴

雲林西園圖

王氏跋一○雲林此圖乍看不似西園而細求之乃無不合作其用筆似

弱而老似淺而深工
力最多是得意筆也

弱淺是此公本色一味杜撰惟以其天資有獨得處遂
成家耳若論工力則良不少其得趣亦由此

石刻立元十一子像

王氏跋一〇十一子像吳興趙承旨手摹書贊登石者今

雖稍剝落其意象之古雅與書法之精工尚可
據而想見也其人與事僅見於莊列所稱欲以
配吾孔氏十哲耳佛高弟
子亦十人事事模倣乃爾

余三十年前曾於韓郡丞子祁處見搨本韓時尚為諸
生云近甫自荒草中搜出者亦頗模糊矣韓亦能書極

贊之置案頭日臨寫

錢舜舉洪崖移居圖

王氏跋二○洪崖移居圖吳興錢舜舉筆服飾不甚古而

神彩秀發暫御亦作天人相覽之令人灑然○次跋云按真誥所稱洪崖先生為青城仙伯者與赤松子俱為神農氏師此則唐張真先生也先生生於隋一名蘊字藏真亦自號洪崖長七尺五寸眉目疎秀戴烏帽衣紅蕉葛衫烏犀帶短鞵攜攜叩竹杖所乘白驪曰雪精從者五曰橘栗木葛拙負六角扇垂雲笠方木鐙二元書木如意長生瓢魏惠壺不柱杓常應開元帝召欲爵之不應辭去尋乘驪入彭仙煉丹井以化今考舜舉此圖貌貌飾乘從種種相合者蓋即其人也當是時或言張果先生而不言張蘊先生豈先生能杜德機更勝之耶唐傳奇又云李泌

鄴侯任誕多大言嘗得酒留客而曰今夜洪崖先生過宿當為具人皆笑之夫以為古青城仙伯則誕以為張盥先生不足誕也鄴侯自靈武功成後失不匿蹟耳不然夫安知鄴侯之不為真而先生之不為誕耶

仙家有真訣然其所記事率多誕妄此由其徒淺薄無學者欲過張大其教乃反遺人破綻洪崖自是古仙者若夫張盥先生恐止不受開元爵一事係實耳其餘率多傳會無稽跋舉張果証之不知果事亦誕妄也續集跋所引盥事尤多至云好古玩尤令人發噓鄴侯真先

生誕正是實論

趙吳興歸去來圖

王氏跋一○趙吳興畫蘭彭澤歸去來縱極八法之妙不能不

落豎儒吻蓋以永初之不臣

晉與吳興之仕元趣相左耳

仕宦慕山林自是常情歸去來可圖彭澤令不可圖亦是畫家常格吳興此染無庸來豎儒吻第令時惟偽趙筆多靖節圖尤多即具眼如弇州翁詎能無失鑑但當於此致辨耳

古畫山水

王氏跋一○余癸酉秋自建業揚帆歷采石皖城眺九華匡廬之勝徘徊於黃

岡赤壁間所遇無非此圖者。若其畫品之妙，高可以攀馬遠父子，令伯虎與周臣極意為之，亦自不遠。

所遇無非此圖逸趣可想

王安道遊華山圖

王氏跋二。○洪武中，吾州王履

華絕頂探幽宅，與羽人靜姝，問答歸而筆之。記若詩，又能托之畫冊，凡四十絕，得馬夏風格。天骨遒爽，書法亦純雅可愛。安道歿歸之里人武氏，失其四，後於長干酒肆見之，傾囊金購歸。為武家雅語，垂二百年。吾友人李憲使攀龍復登其顛，所至書吾姓名於石，而吾又托友人王參政道行刻石蓮花峯。○續跋云：余既為武氏跋，王安道華山圖意欲乞錢叔寶手摹而未果。

踰月陸丈叔平來訪難其老侍之至暮口不忍
言摹畫事也陸丈手其冊不置曰此老遂能接
宋人不作勝國弱腕第少生耳顧欣然謂余為
于留數日存其大都陸丈圖品與安道同故特
相契合吾友人俞仲蔚周公瑕莫雲卿輩特妙
小楷吾悉取安道敘記及古近體詩托仲蔚唐
人雜記并詩托雲卿李于鱗一記六詩喬莊簡
一記一賦托公瑕都少卿一記托程孟璠別書
作一冊此冊成安道有
靈不免作衛夫人泣矣

華山奇蹟賴昌黎乃顯近日于鱗一記狀寫入神足與
三峯同不朽矣安道善畫復好遊其收拾畫景當無遺
此圖即係傳真又非他徒撮取意態者比也第視于鱗

筆恐終不無少遜耳司寇後托陸叔平摹此圖并浼俞仲蔚周公瑕莫廷韓分寫諸詩文謂安道有靈當作衛夫人泣嗟乎後起者籍自常理第不知何人能令于鱗泣

戴文進七景圖

王氏跋一○戴文進作圖凡七幀曰浣溪春行卧聽松泉竹溪夜泊

雷峯夕照凭欄待月西湖雨霽東籬秋晚余初閱之以為沈啟南作見題字不工及驗其印章而始知為文進也然無一筆幾塘意蒼老秀逸超出蹊逕之外乃知此名與啟南無所不師法妙處亦無所不合耳吾鄉陸太宰全卿各系以詩并跋其後

余少時曾問一畫師曰我朝畫何人第一渠答曰戴文進乃吳子論殊不爾然其所推重者無過啟南余觀司寇得此佳畫遂疑為啟南然則菰蘆中善月旦者尚未能作糊名試官也余於畫道淺無敢強作解事第二公恐未易軒輊無所不師法妙處無所不合是蘇味道評無一筆錢塘意則公孫夙因未脫耳王槐野仲父答薛方山仲父書曰公吳人也而負秦性正與此同

城南茅屋圖

王氏跋一〇此圖乃錢塘戴文進作
有程南雲篆額楊文貞吳餘慶鮑相

諸公題詠文進自謂做陳仲梅而中間大有米襄陽筆意惟落色稍過濃潤耳茅屋中紅袍人

豈秋江獨

釣例耶

戴公平生自負似謂能步趨古人筆筆入畫格耳今司寇乃以有米襄陽意賞之是頌祭將軍惟取其雅歌投壺也戴公地下聞之不知肯認為知己否

戴文進山水平遠

王氏跋一〇戴文進生前作畫不能買一飽是小厄後百年吳

中聲價漸不敵相城是大厄然令具眼觀之尚是我明高手

小厄大厄語足使藝夫流涕騁騎天幸李將軍數竒古

來凡事盡然不獨畫也

王孟端竹

王氏跋一口孟端竹為國朝第一手有石室居士梅花道人遺意而清標高格

又似過之余嘗記其二事其一沐熙公行金帛求孟端畫謝絕之後忽作一幅遺其僚素厚熙公者使致之曰姑以是塞公意毋言我為公也其二月夜聞鄰笛乘興畫幅竹訪遺之其人乃大賈甚喜其駝絨又綺各二求孟端一配幅孟端却其幣手裂畫壤之嗚呼即無論孟端竹求其人可更得否

孟端二事好事者每喜道之然正是畫家俗氣余不啻其謝絕及裂畫獨恨其塞意訪遺耳患不能為人役勅

勃手腕間何扮此鑿坏態為

夏太常墨竹

王氏跋一

夏太常墨竹名價甚重

一卷云○今年秋復從明輔所見此卷掩映斐
疊大有好致而水石復妙余因輟以贈之且戲
明輔曰晉人不識竹嘗謂是有節鬻吾
太常里人也盡以歸我明佐笑不答

太常吳人也其竹昔重今減不知何說此跋既云輟贈
明輔又云盡歸我疑有錯誤

沈石田春山欲雨圖

王氏跋一○石田畫卷無過
春山欲雨其源出巨然僧梅

花道人而加以秀潤不作驚風怒霆勃勃戰掣
之狀而元氣在含吐間○夏日九宜堂與沈山

人嘉則舍弟敬美曹甥子念相約
為此歌雖咄咄賞新語猶自後塵

題此圖但書少陵詩天欲令朝雨山回萬古春二句足
矣無須多出新語即跋中元氣云云猶覺煩絮

石田山水

王氏跋一○此卷二十六幀幀饒氣
韻生趣秀溢楮墨間○卷初出湯舍人

凡十六幀汰其四為十二已又從黃羽淵得十
二幀汰其八為四已又從黃淳父得十六幀汰
其半為八已又從沈生得十幀汰其八為二此
所以精也跋尾彭孔嘉稱文待詔云石田先生
神仙中人也此語吾亦聞之待
詔且云滿百文景安敢望此老

吳中推石田畫咸曰神品令司寇公亦曰畫聖此翁畫

贗本最多然余亦曾從賞鑑家獲睹一二真蹟其氣韻神采信不凡第用筆終覺粗於書家乃行草也宋人謂元章無楷石田翁未免坐此矣

沈啟南畫虞山致道觀胎明手植三檜

王氏跋一虞山致

道觀有胎明太子手植七星檜然其存者三耳幽奇怪崛種種橫出意表且在理外餘俱宋人補者○余嘗欲令錢叔寶尤子求貌之袖手莫敢先晚得沈石田翁畫獨其最舊者三株且為

詩歌紀之

觀在常熟支有功中丞曾向余贊七檜之奇云真古今

罕有令跋稱出意表在理外則信乎怪異矣第有功不言四株已非舊植則宋人補手益亦出東廣微上也錢尤袖手莫先猶勝舐筆和墨輩啟南獨貌三株僵僵然得之盤礴羸間矣司寇公既獲其儁何不令彼兩公各一本揭之園亭

石田畫隆池阡

王氏跋一○石田先生游支硎之隆池阡有記記中有詩至其為圖

則後三百日而始成以此知先生之易於文而不易於畫也

先生易於文不易於畫良然哉凡能事皆無出之易者

不遊域外不入杪忽決無以發其天機也驟雨盈溝澮
濕不及寸欲速則不達何事不爾

石田臨黃鶴山樵圖

王氏跋一〇此畫太白山圖不知視老樵原本如何當自

勝之惟翁亦云楮楮追三月極儼加精緻便欲無此卷後輩豈可易其自負出藍亦不淺矣〇茂來出示之幾欲移家此間買兩秦向贗鑒十雙也

臨手果高欲勝原本自易此古人所云戲倣其體者也
然亦有能創作不能摹者摹臨勝自運乃其常耳

石田畫錢塘山行圖

王氏跋一〇余嘗從桐廬陸行至錢塘諸山不甚峭聳而

掩映草樹出沒廬井甚有意態 王子猷云山陰道上行使人應接不暇豈欺我哉此時有公事不能出一語博其勝忽忽往來胸中今得沈啟南先生所圖閱之頓還舊觀

汪司馬為襄陽守時每登輿必課文一篇司寇敏於汪茲者山行何乃以公事奪不能出一語若云為應接山水不暇猶不失當行

石田載酒圖

王氏跋一○石田詩落句云主人昨夜載春酒酌月還須喚老夫似未得

與此會也其描寫風物情景乃爾佳知此老胸中丘壑矣烟波畫舫垂楊曲岸事事彷彿小祇園獨真山磊塊奇勝耳

此乃即景寫成圖者信非高手不能司寇門下畫士多何不令為祇園圖

又寒山圖

王氏跋一

曰寒山想寫其嚴肅慘栗意此題不知自古有之或自此翁創起

石田寫生冊

王氏跋一口此冊白石翁雜花果十

紙秋蟬一紙其合者往往登神逸品按五代徐黃而下至宣和主寫花鳥妙在設色粉繪隱起如粟精工之極儼若生肖石田氏乃能以淺色淡墨作之而神采更自翩翩所謂妙而真者也

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

皋語雖俊似不必用為公解嘲

昔人評畫謂花鳥為下愚意亦然以其取興淺也作畫用深色最難一色不得法即損格若淺色則可任意勿借口曰逸品

唐伯虎詩畫卷

王氏跋一○唐伯虎桃花卷歌當有圖不知落何人手予後得一幀

意頗與歌似而秀潤婉麗入趙吳興三昧因裝潢成卷按二科志載伯虎首篇作偃偃行又有何處逢春不惆悵何處逢春不可憐今皆削去伯虎此詩如父老談農桑事事實際中間作宛至情語當由才未盡耳然過此則胡釘鉸矣

任長卿侍御有伯虎桃花一挂軸余雖不解畫亦覺其佳實際情語是伯虎詩本色雖淺率亦自可喜彼時方尚中晚調故應爾幸不落宋足矣

周東村賓鶴圖

王氏跋一〇周東村臣為賓鶴翁作圖文太史題字稱二絕偶有長

康之化幾五十年而翁諸孫幼於復購得之諸公噴噴歎賞幼於兄伯起至以唐伯虎為其魯大父畫西園圖失之不能復以為痛恨〇幼於不忘其先故當自媿快人得人失伯起亦姑置之何如

凡家藏物失之自近則堪懊惱遠則稍可自寬伯起恨

曾大父園圖不能復亦自常情此圖在他姓不能如張氏重人失人得未是切論

周東村韓熙載夜宴圖

王氏跋一○韓熙載夜宴圖乃李主遣國手顧宏中

於熙載第偷寫得者曲盡其縱狎跌宕之態宏中別寫本行人間宣和帝昶得凡四本俱宏中筆而又有顧大中二本亦佳帝自著譜云大中應是宏中此季也弘治間杜堇古狂稍損益之尋落江南好事大姓家以百斛粟遺祝希哲為作一歌八絕句手題其後為吳中三絕此則東村摹董圖而白陽陳淳書祝詩周行筆精工不減杜而陳書亦在逸品蓋第四佳本也熙載事絕不足道顧其意欲自污不肯作亡國相有出於長卿憤鼻之上者昔嚴續僕射為其文可求

索熙載神道碑以千金雙鬟為瞻熙載不肯作
設辭重相苦欲刪潤立卻其婢題一絕於泥金
帶上

云

余曾於徐正夫太常家見此圖亦臨杜本然非周筆也
韓叔言自是風流人豪彼時謂其風采照物是神仙中
人每縱轡城苑衆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倦獻替多嘉
納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其不欲作亡國相正與錢武
肅識見同大抵遭亂世多有此等才難說故自污亦只
是就材料作若使當治世必能自檢郭汾陽聞楊文貞

作相遂減伎樂是也弇州詩文勝此公其襟懷亦彷彿似之第立却雙鬟一事恐弇州公遜此決斷

吳中諸名士畫

王氏跋一○右周東村雅山水八幅妙有郭馬筆意唐六如一幅亦

精絕陳白陽二幅其一少年筆最工不減六如一寫意亦自清遠似馬文璧不若晚歲之草草也文衡山四幅清遠秀潤得元人趣仇十洲四幅秀氣逼人眉睫間兩水雄逸與東村俱不下宋人陸包山游天池一幀巉巖陡削秋懷一幀蕭瑟而不寒儉皆可賞也

吳中此等雜小圖最多余舊時亦有數本但多係偽筆今此二十一幀經弇州辨過無贗可貴也

臨李伯時蓮社圖

王氏跋一○宋李伯時作蓮社圖其宗人元中為記甚悉元趙

吳興子昂重臨之而余所得則又子昂臨本也即孫枝所不論其人物儼雅位置精密益可以想見其二本之妙余乃乞俞仲蔚又畧敘所見於後足補元中之缺余復考記內佛陀耶舍者華云覺佛陀跋陀羅者華云覺賢耶舍即鳩摩羅什師與跋陀羅俱從羅什長安中譯經後跋陀羅南邁土廬山與遠公社而耶舍辭姚秦還西域足蹟蓋未嘗渡江也且遠以晉元熙元年示寂而道士陸修靜至梁天監初上武帝科儀相去可百歲其不相及無疑要之蓮社事固佳是禪林游戲三昧地不必計其傳會與否以慈氏蓮花藏例之則三大劫中人皆在會固無不相及也

凡釋氏所紀事類多傳會緣其徒史學疎徒欲自侈其
事不知翻犯攻駁也此圖亦祇以畫傳耳謂三大劫中
人皆在會語太迂不切滕子濟唐人出游圖內有不係
同時者黃長睿謂其揚鑣並驅睇視相語近於得意忘
象惟真賞者獨知之以評此圖或近

凌氏藏文待詔畫冊

王氏跋一〇吳人得文待詔
一點染法輒贗作款識覓生

活此三十六紙真待詔得意筆開窓散懷出倪
入趙極有意無意之妙而都不著款識僅餘一
詩豈邢姬娥淑衣來前令尹姬自色奪耶元旻
必欲吾輩證明之母乃覺有待之為煩也拈出

題其
後

此正恐他夫人故作敝衣面貌者耳有待為煩一語大
妙

文徵仲雜畫

王氏跋一。此十幀可謂文氏
碎金置山房中敵吾家琳琅矣

此畫冊應亦與前凌氏冊同第經伯樂湔祓價便數倍
冲虛信仙品然亦詎能無所待哉

文太史雲山畫卷

王氏跋一。文太史徵仲諸生
時為黃博士應龍作此卷畫倣

老米氣暈生色遂不減高彥敬書法圓熟翩翩
出晉人比之晚年筆少骨而多韻詩雖大厯以

後語亦自楚楚應龍絕寶愛之戒其後人勿為
斷金懸購者所得去六十年而其諸孫強以留
余得厚直而去余
聊以寓吾目而已

佳畫遺子孫絕不易守今以屬司寇公亦可謂得所歸
矣朱司農子孫固不如桐鄉民

衡翁詩畫卷

王氏跋一○癸丑余避地吳中一日
以問謁文太史手此卷索題太史坐

陶畫蘭石畢覺秀色朗朗射人眉睫間已書數
古體詩詩亦清拔是平生合作者而書法從豫
章來尤蒼
老可愛

昔人謂求衡翁書畫者惟入其書室懇其面作乃得佳

且無偽令觀此果然

文徵仲勸農圖祝希哲記

王氏跋一

希哲齒長於徵仲此卷圖與記不知孰先後記圖圖記固當有別司寇後以祝記入三吳楷法冊割去畫余謂不當爾

陳道復書畫

王氏跋一〇白陽道人作書畫不好模楷而綽有逸趣故生平無一俗筆

在二法中俱可稱散僧入聖此卷尤其合作者至書少陵贈王宰一歌自擬亦不淺矣吳中少年不勝家雞之賤吾故存之以俟夫賞識者

道復每稱文待詔為師元美庖言云家弟嘗問待詔道
復曾從翁學書畫耶待詔微哂曰我道復舉業師耳渠
書畫自有門逕非吾徒也意不滿之如此然余舅氏楊
紫溪翁曾同文休承兄弟論畫休承問吳中畫品舅氏
首舉衡翁因曰賢昆仲皆佳手此外維陳白陽筆法超
邁休承擊節曰白陽筆法果高恐老父亦當讓之紫溪
翁亦以為然曾向余述之舅氏畫家專門嘉靖末名噪
武林休承又號為紹翁畫學者其與紫溪翁言是心髓

語何乃與衡翁論懸絕且兩處皆面語非他人傳者真不可解以余臆斷道復祇長於淺色寫意非若衡翁無所不能筆法或有獨得余非當行不能深知也衡翁對敬美或是自謙語且道其實司寇公誤疑為不滿耳道復書亦近米不知吳中少年何為賤之

陳道復水仙梅卷

王氏跋一

道復畫亦花卉為多想所長在此

畫扇卷

王氏跋四。甲之五跋云右扇卷凡七人十八面內戴文進松崖圖筆簡而趣有餘

與祝希哲題字足稱二絕沈啓南五而多老筆
獨一面榴房妙絕詞似戲聾老人且為祝生子
亦有希哲題字唐伯虎二面其一秀色射人其
一布置精密而逸趣不乏可與文進鼎足張夢
晉石湖秋渠風流名士陳道復山水花卉九面
所謂意足不求顏色似者題字亦多佳致謝時
臣小米派也比之本色差不俗耳。甲之六跋
云右扇卷皆徵仲畫也凡二十面前一而乃癸
丑秋送余北上者時年八十四矣尚能作蠅頭
小楷題七言見贈彭孔嘉以排律繼之楷法遂
不減公餘十九面皆雜山水夏木寒林清泉白
石或題詩或止押名而蒼古秀潤妙有勝國諸
公道意內十面尤合作覽之令人神爽。甲之
七跋云右扇卷凡六人為畫二十一東村周臣
七面包山陸治六面十洲仇英三面文水文嘉
二面五峯文伯仁二面沱江陳括一面。乙之

六跋云陶翁存仁圖天文地理各一文太史徵明六陳太學道復一李東昌孔陽一梁禮部攷一尤山人求三張生復一皆畫也又二面作梅杏花似吳延孝筆而許太僕初小楷二賦其上書畫法多可觀

據所稱甲乙五六等當是連前字扇為次耳戴沈唐文四公畫若在扇真為至寶其可喜可愛更過於幅軸也面字背畫是扇常格茲所云題字及書詩賦者似即在畫一面第不知亦有係與前字扇為一柄者否若拆開為卷帙不無可惜

文伯仁燕臺八景

王氏跋一

八景今見一統志中伯仁作此圖比鑿空強撰者味固
長若得選館閣諸公詩佳者託公瑕廷韓輩書之用以
相配亦足稱名卷

陸叔平遊洞庭詩畫十六幀

王氏跋一。余以壬申之秋九月游洞庭

而陸叔平時亦從諸少年往蓋七十七矣而簪履在雲氣間若飛歸日始草一記及古體若干首以貽陸丈存故事耳居明年之五月而陸丈來訪出古紙十六幅各為一景若採余詩之景不重犯者而貌之其秋骨秀削浮天渺瀰的為太湖兩洞庭傳神無爽也妙處上逼李營丘郭

河中馬夏而下所不論矣。問之陸大自言至八十二畫當大成。奮爾吾於其時上章乞道士服策一杖從探未竟之勝而吾二人者合作摩詰一身毋謂猶少年得隴望蜀也。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昔人於摩詰有是評矣然詩中畫非善畫者莫能拈出而畫中詩亦非工詩者莫能點破二者互為宅第畫無所不可詩而詩容有不可畫則是兩語者又若專為畫論也叔平畫元美詩近日真無有兩公瑕畏水不敢去難令執管其間若十六詩公自書而記今莫廷韓書并洞庭景可共稱四絕第不知叔平

此圖是為太湖傳神是為弇州詩寫意若無詩者遂不
畫則亦止是詩中畫也余謂叔平家此湖山中當以生
平意所賞寫為數十圖令司寇逐一詩之斯盡洞庭之
勝耳八十二乃大成道復策杖大是佳境惜俱不能踐
悵悵悵悵

錢叔寶溪山深秀圖

王氏跋一。余近獲高麗貢
繭潔白如玉夏月錢叔寶見

過今作矮行長幘淺色溪山深秀圖結法一派
流自黃子久而間以啓南老筆蒼古秀潤絕出
蹊逕之外一時吳中名士俱作歌賞羨之真勝
事也人或謂余有所寄則不然大丈夫好山水

便當謝去朝市安用後後寄此為然人生有義
命要不當以一端成出處也譬如見佳畫輒云
是真山水見佳山水輒云一幅真畫

究竟何所歸書此志感且以解嘲

有所寄正是司寇公心事諸跋中屢屢見之何為不肯
輸服見佳畫輒云是真見佳景輒云是畫是幻境問心
語以較夫廊廟山林良有似焉魏公子牟曰身在江海
之上心懸魏闕之下謝元暉詩曰既懽懷祿情復協滄
洲趣此二君孰愈人必多右元暉余則獨嘉子牟何者
息念甚難身能脫即是勇斷彼居廊廟者何嘗頃刻忘

見在正自日用不知耳

夏山欲雨圖

王氏跋一。梁禮部思伯見訪心遠堂出沈啓南春山欲雨圖示之後有

吾兄弟沈嘉則三歌嘉則獨作夏山已雨語為不類思伯遂以錢叔寶夏山欲雨圖見示索跋叔寶此圖掩靄鬱滀淳生氣淋漓遂足雁行啓南獨二荷傘人亦似已雨狀幾欲書嘉則長歌應之嫌其形穢相與一大笑而止不然少陵雷聲花氣二言或足塞白也思伯其肯我否

思伯亦善畫何不即畫夏山已雨圖少陵二語佳矣第千峯雨可畫雷聲花氣若何畫

尤子求華清上馬圖

王氏跋一。楊太真華清上馬圖舊有粉本而寂寥不甚

稱尤子求善白描會余得蜀箋乃乞子求作圖
而以意增損之遂妙○吳中善書者俞仲蔚連
昌宮詞彭孔嘉長恨歌周公瑕津陽門行黃淳
父清平調八首及袁魯望張伯起王百穀王元
馭華幼園舍弟輩各以小楷書宮
詞遂成佳本其他固所不服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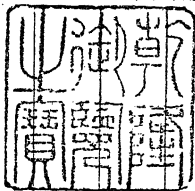
畫家謂人物難而美女尤難此據鞍景不知若何司寇
何不作一歌附其後

錢叔寶紀行圖

王氏跋一○吾家太倉去神都為
水道三千七百里自吾過舞象而

還往者十二而水居其八去年春二月入領太
僕友人錢叔寶以繪事妙天下為余圖自吾家
小祇園至廣陵得三十二幀蓋余嘗笑叔寶如
趙大年不能作五百里觀也叔寶上足曰張復附

余初時曾於柴山人季通處見一本云是嫁妹圖仇十洲筆想亦臨伯時本也第不知當時作此圖是取何意



書畫跋跋卷三